

# 經世

## 戰時特刊

第三十八期日期

經世漫譚	孤軍
抗戰神聖論	朱皆平
工業勃興與鐵路建設	李嘉善
詩經幽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	孫次舟
為疏散重慶人口向當局建議	李聖三
編輯後記	李聖三

經世漫譚

北宋末年李綱上高宗請立志以成中興之功。子內有云：「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計劃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只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豈有不勝者哉！」惜高宗南渡，再用李綱，不三月，羣小排之去。故宋熹在梁溪集序言曰：「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李綱之言，雖距今數百年，而吾人今日言復興者，仍可全盤採用。文中「中興於兵只是一事」一語，尤與今日言抗戰建國本為一事者若合符節也。

(孤軍)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經世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字水街朝天驛九號

總經售 重慶大東書局

(出版)每月一日十六日

(零售)每冊五分

(定閱)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中宣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六〇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六〇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雜字六四四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抗戰神聖論

朱皆平

- 一、何謂神聖抗戰？
  - 二、對日抗戰為何神聖？
  - 三、抗戰如何方可謂神聖？
  - 四、神聖抗戰之策略。
- 結論

## (一) 何謂神聖抗戰

「神聖抗戰」雖是四個中國字，可是當作一個名詞，原意却來自歐洲英文中所謂 A Old War，便是指着歐洲中世紀「十字軍」耶穌教徒為從回教徒奪取耶穌墳墓而起的戰爭，這種戰爭在現代眼光看來也許認為迷信已極，可是其中含義重要，恐怕不是我們任何中國人所能領會的！在「十字軍」這個名稱之下近千年前該有多少熱血義勇的戰士犧牲，他們吃盡千辛萬苦，不是為名，也不是為利，更不是為戰功，為的是耶穌墳，一種象徵，象徵着他們當時心中所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是代表着人類第一次大規模的為「信仰」為「主義」為一種最高尚最純潔最合乎理想的目標而犧牲一切。這是「人性」的表現，最光明燦爛的一幕，「十字軍」一名詞，由歐洲的歷史家傳下來，作為「最光榮的奮鬥」解釋，刺激了各時代，各地方，各種

職業裏，產生出那些勇往無前，不為名利，不惜犧牲性命的典型人物，所謂「殉道者」。「神聖抗戰」這個名詞在我國要說是有相當的名稱那便是「義戰」。然而「義」字在中國是「人為的」，「短時的」——所謂合於一種人為的暫時標準。「神聖」二字在我國原義，祇是代表一種崇高而近於神祕的意思。可是在歐洲，那些所稱為宗教的國家，那裏國民富於宗教性的，「神聖」却另有一種宗教上的意義，那不僅是「崇高」，「神祕」却另有一種宗教上的意義，那不是我們一般「非宗教性的民族」所能瞭解的。

原來，我們以宗教兩字翻譯英文中的 Religion 就祇譯出其外表而抹殺其內容最重要的一部份——那便是「生命與「真神」之聯通性。以致我們常落於淺薄認識中，以為宗教祇是一種迷信或神祕的東西。實在，世間「神聖」之由來，便基於這種「生命」與「真神」之聯通性。這方是人性中最主要的表現。人覺得他的生命本身外另一件東西——無論是有形的或其抽象的——不可須臾分離，方會覺得那一件東西對他是「神聖不可侵犯」就有了宗教，所以這六個字的含義，不是我們一般中國人所認為的「無上尊嚴」而是一種從內心發出來的認識，「無上尊嚴」可用種種外來的方法做出，而「神聖不可侵犯」却不能自外灌入，

必須由內心生出的，方是名副其實。我們中國人常被稱為一種「非宗教」的民族，或是說中國人缺乏「宗教性」(Religiosity)。就大體說來，外國人這種觀察是對的，但是在我國歷史上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者，却是屬於那些富於「宗教性」的極少數人，他們不以自己的生命為私有物，而甘於犧牲，以殉其所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樣使「死」美化，照耀着簡冊，引起了一般人們心中所藏着的一點宗教性，而發生共鳴。

我們萬不可將「宗教性」與「迷信」，「神祕」等名詞弄混了。前者是一種內在的認識，可發而為「殉道」行為的。後者不過是些「儀式」，「得說」甚至於「騙局」也未可知。「宗教性」必定與其「神聖不可犯」的東西在一起，至於迷信與神祕便祇有其偶像。試就我國一般風俗來說，那都是表現迷信較之於「宗教性」的為多。我們敬天神，可是與天主教，回教敬拜「上帝」却有很大的分別。因為我們平常在天旱時求天下雨，在大水時求晴，天要是時雨時晴，我們自然對天感謝不盡，可是天要不如我們的人意，我們的匹夫匹婦，却採有一種權威，可以怨恨辱罵「上帝」的！這樣，我們看「上帝」不過是一種應可利用的工具，毫無神聖意味舍在其間了！可是西人拜上帝確乎不同，他們先自認罪，所以早潦瘟疫，認為是應得的處分，他們向「上帝」求饒，饒了是上帝的慈愛，不饒是上帝的「公正」。「上帝」是永遠不會有錯的，是永受讚揚的，這樣

便成為世界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了！西洋觀察家有說我國的宗教為「拜祖先教」者，其實也似是而非，當然，除去那極少數的「純孝」者外，子孫拜敬祖先，原有酬報祖德的意義。「酬報」便不是「神聖」了。富貴人家的子孫敬拜祖先，因為祖德深厚，蔭及子孫升官發財，貧賤者可就不同了，他們甚至可以詛咒祖先在時做了壞事，累及子孫受罪！總而言之，在中國一般社會裏，因為宗教性的缺乏，便沒有什麼事物可以如西洋人所稱為「神聖」的了！

所以「神聖抗戰」要是名副其實，必須在國內喚起吾人心中所睡藏的一點宗教性，讓人們不僅知道，並且覺到這次抗戰是與我們的生命融為一的。換一句話說，現在對抗日抗戰就是我們的生命之過程與目標。我們用不着問對抗日抗戰的結果如何，正如我們不必問我們的生命如何一樣，結果勝了，我們自然很高興的抗戰下去，便是結果敗了，我們也要很勇敢的抗戰下去，不然的話，使像一個人看到他將來不免一死，便不願意活下去，而想自殺一樣的感妄了！將抗戰看作與一己生命須臾不可分離，那樣抗戰便會是神聖的了！讀者諸公，我請你們閉目想想，除去生命之外，你們還覺得有與你們的生命不可須臾分離的東西麼？個人的名譽妻子？財產？家鄉？國家？倘若覺得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那便對你們不會是神聖的了！我說到抗戰應與我們的生命不可分離，自然是更費解了，所以我們不得不試一探問對日抗戰為何神聖！

## (二) 對日抗戰爲何神聖？

人生就是一種「抗戰」。環境壓迫我們，我們對環境抗戰。環境兩字，包涵多方的意義，大概可歸納爲物質的與精神的兩大類。我們對物質方面的環境抗戰勝利，於是滿足了我們的衣食住三樣原始需要。我們對於精神方面的環境抗戰勝利，我們於是感到生命的光榮與價值。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那便是說僅僅物質方面的生活，不如精神生活之重要，或是說，一個值得護持的人生，必須是物質精神兩方面抗戰都得到了勝利，尤以後者的勝利爲必不可少。因爲這種勝利，不特對獲有勝利者是一種光榮，却能刺激繼起者的抗戰勇氣，因而爲大多數同胞獲得物質方面的勝利，我們古書所謂的「成仁」「取義」便是獲得精神上的勝利，從民族的立場上說來，金宋朝金明朝的皇帝生命，永抵不上一個文天祥，一個史可法。因爲他們的物質生命雖然毀去，却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將永是我國民族精神的火花，以無窮無盡的燃燒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這樣使我們永遠保有反抗的情緒與勇氣不至墮落，不至失去人性，我敢說有了文天祥的正氣，才有朱元璋逐放胡元的勝利，有了史可法的抗戰精神，才有辛亥革命的順利成功。這都是由於精神的勝利爲根芽，進而爲民族的物質勝利之花果。

我國自前清末季政治不上軌道以來，便早爲外國人看

輕，以爲可以化作殖民地。但是幸有辛亥革命表示出我們的反抗性，雖經三百年的壓迫，並未完全消滅，這才提醒了許多遠見的外國觀察家，以爲中國畢竟不可侮，民國既被出賣於袁世凱，於是接着就在內亂中消耗實力與精華，便又引起外國野心家的覬覦，以爲中國容易馴服，日本離我們最近，自然伺我們最清楚，七年前的「九一八」事變，雖似是清天霹靂，其實是看透了我們不敢還手的！他們將張作霖炸死，作爲一個試探，他們探到張學良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怪傑」，不過是一個父仇也不敢報的懦夫，他們發動「九一八」事變，是拿穩了張學良祇有不抵抗的！中央政府，誤於一班「準備論者」，「敗北主義者」與「惟武器論者」，對於日本既未予以打擊，對張學良也不問罪。日本軍閥起首證實了他們自己的理論，要不費一兵一卒可以征服「支那」！「九一八」無疑意的是國恥紀念日中最可恥的一個，因爲這不僅是紀念着敵人侵略，而是我們受了侵略，却不敢還手！這是表示着我們民族失去其原始的「反抗性」而將淪爲一種無「人性」的奴隸之羣了！我們在那時，不作有力之抵抗，使得別人看不起，覺得我們是不值得幫助的，或甚至說中國人就該作牛馬的！同時我們對自己良心上也有些說不過去，於是在立者用種種言詞與行動，來掩蔽這種不可掩蔽的恥辱！終於在一年前對日抗戰發生了。有良心的中國人民，當時與其說是悲痛，不如說是欣幸。因爲物質方面，雖是血肉抵不住飛機大砲，使幾

萬人受到流亡的苦痛，可是精神方面，我們不啻伸出巨靈之掌對日本軍閥打了一起耳光，讓他們認識中國人畢竟是「人」，是永不會淪為奴隸的！這樣，對日抗戰便成為神聖的了！

「神聖抗戰」如我在上節所解釋的，是說一種抗戰，須被認為與我們的生命不可分離。或是說：我們為抗戰而生，我們為抗戰而死，我們為抗戰而傳留我們的後代，以完成我們的志願。這一次對日抗戰所以成為神聖的，不難解說，第一因為我們這一次抗戰是在表現「人性」，一洗我們從前暫時失之的羞恥。第二因為這次抗戰是一種復仇的行為，那是合於我們的民族精神，如春秋所昭告的。第三因為這次抗戰是一種死裏求生的行動，表面雖似是不智，內質上是合於生命的需要，從第一種原因，我們可以明白此次抗戰是確立了中國人所以為「人」的根基。從第二種原因，我們可以明白此次抗戰，是表現中國人作一種有光榮歷史的民族存在着，要以暴力對付暴力。從第三種原因，我們可以明白這次抗戰是宇宙間生命裏一種自然的現象，暗示着我們的民族畢竟有其團體生命不僅存在着，並且燃燒着。這樣，我們即刻看出「對日抗戰」與我們的生命合而為一，既不勉強，也不神祕，那便是如我所說的「神聖」了。

因為怕着「抗戰必敗」而主張妥協投降的人，固然當在詛咒之列。就是看到「抗戰必勝」，方主張抗戰者，也

不免有些存心不正，而預備以國家生命作賭本的。這種人賭贏了，會驕奢淫佚，賭輸了，便垂頭喪氣，不是中途出局，便預備輸乾了，自殺了事！但是抗戰要是神聖了，我們便可確定自己要做一个「人」，便不能眼看着墮入奴隸畜生道中，而不掙扎。我們不應以結局的勝敗，而來轉變我們的目標。這是我的「抗戰神聖論」。

世界上任何醜惡的事，做起來，都有其美妙的歪曲理論！敵人侵略我國的理論，最為單簡明白——那便是基於「支那人」易為異族所統制，是生就了的奴顏婢膝，專為侍候其主人喜怒而生存着的。

他們大概這樣想着，既在中國裏，並沒有與他們相等的「人」之存在，所以他們故意侵犯着，戲弄着，一方面滿足他們的原始慾望，另一方面便要看這一羣「支那人」，究竟作何反應！我寫到這裏，不禁聯想到魯仲連義不帝秦之高論，那正適用於現代。我們現在的問題，便是：願做中國人抗戰而死呢？還是願做日本的「臣僕」，苟且偷生，任其得開再烹醢呢？後者便是順民與漢奸的志願。他們須承認敵兵獸行為「王道」「仁政」；自己的家世，祖宗的墳墓，以至妻女姊妹的真操為多事，為不合敵人的理論！前者便是一般有人性的同胞們行走的大道。我們做「人」，便不能不抗戰。我們必須抗戰，方表示出我們有人格。我們必須抗戰到使敵人認清我們中國人，還是「倭種」在千餘年前所最崇拜「上國之人」。這樣，他們方感覺到

這次所殺害的，所奸淫的，有同殺害他們自己的父兄與姦淫他們自己的母女姊妹一樣地罪大惡極，而後悔無窮。那末，我們這一班後死者，方可上對得起祖宗，下不負兒孫，中可以告慰一般為國犧牲的志士仁人。我們切不可自外，以為人家的父兄子女被殺害，人家的母女姊妹被奸淫，是他們的不幸，而是我的幸運！不特此種幸運，為時至短，極不可靠，且發此一心，即有如佛教徒所說，將墮入畜生道中。試看屠獸場裏豬牛羊，在未被殺之前，猶有間空自相踢咬，其鄰旁一個被人牽去屠殺時，猶自得意以為其夥伴，得罪了他，所以被人牽去處罰。死真活該，而不知痛到他自已時，追悔不及，也祇有拚命一叫了事而已！現在一般「自外」的國人行徑，何以異於這幕慘劇！日本要把全中國化為屠獸場。我們祇有做「人」而不做「獸」，方能跳出這可怕的慘劇之外。「困獸獨鬥」，我們做「人」而失去鬥爭意志者。且不如獸，那簡直是家畜了！將來要想不入「屠獸場」，除去多喫屠戶的鞭考以外，還有什麼結果呢！諸位讀者以為我寫出這個比喻過火了麼？我請諸位替我再想出一個比較溫和的比喻：但無論用如何溫和的比喻，我敢說稍有良心的國人，一定會感到我們這次對日抗戰的確是「人」「畜」的關頭。

### (三)「抗戰」如何方可謂為「神聖」？

我們既解釋了「神聖抗戰」，又答復了「抗戰為何神

聖」了，剩下來的問題便是：「抗戰」以何方可謂「神聖」？

「神聖抗戰」祇是一個名詞。「抗戰神聖」也不過說是應該如是，僅僅是一種理想。「抗戰如何使之神聖」？方是當前一個最嚴重的事實與方法問題。但在解決這問題之前，我們必須仔細研究抗戰的內容，如何方合於「神聖」這兩字的意義。我們中國人一向是以躲避事實著名的。即在此「人」「畜」關頭的對日抗戰，似也不是例外？試問除去上前線真正抗戰的將士們以外，有多少以為這種抗戰神聖的呢？便是在承認抗戰是神聖的人們當中，有多少是能實踐力行的呢？以致明明一個「神聖抗戰」，幾乎被一班人定弄得如同兒戲了！汪精衛便是一例。

原來神聖抗戰之認識，必須起自內衷，那是不容以外力勉強做作的，內衷裏沒有「神聖」的念頭，見諸外表的都不免是一套虛假，何謂神聖的念頭，便是「宗教性」之活動。可巧我們中國人缺少宗教性，常將神聖的事，都當做「沒有關係」去想着做着！試問這一種認抗戰為兒戲的心理，較之於做順民與做漢奸的，高明到那裏？所以，我覺得「抗戰如何方可謂神聖」這問題，應為今後抗戰實施裏中心問題之一。其澈底解決，必有待於國人「宗教性」之啓發。所謂宗教性者，如我在上一章所已說過的，並不是什麼神祕的心理，也非舶來品，乃是人性中最純潔最高尚的一種。

宗教性包含有三大原素，一是「認罪」，二是「歸宿」，三是「永生」或「不朽」。這三大原素，在這次對日抗戰中，均不難使之次第顯現。但在講到如何使之顯現方法以前，我們試稍解釋每一原素之內容：

「認罪」，在我國平時一般社會心理上，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大家生下來，都自以為是如天神一般的聖潔無疵。（我自己便因為抱着這一個不肯自己認罪的心理，而寧願捨去許多耶穌教的朋友們，不受洗禮，祇在抗戰一週年的七七紀念日演講，我才公然承認自己覺得是「罪孽深重」。）便是日後做壞事，犯了刑戮，也不歸罪自己，不是說家庭失教，便是說環境不好，甚至可以罵到自己的祖宗生前缺德，或中國歷史禮教荒謬絕倫！「罪孽深重」四字，祇見之於計聞上，作為「孝子」的客套話，便是這樣，還被時賢指斥為虛偽，不合科學！父母病死了，兒子會有什麼罪呢？「不是年紀大了，便是醫生不好，」他們這樣說着。然而中國人畢竟是世界上最講實際的民族。所以一般無罪的人，也可以「苦打成招」的。這次日本侵犯我國，所給我們的一頓「苦打」，是不容我們再不自招了。我敢說有良心的人們，會不約而同地，對我在上面所插的「自供」，會發生共鳴道：「國家弄到了這一步，我們誰不是「罪孽深重呢」！我們如自己承認有罪，即刻可以心地光明，拋却許多空稔，亂怕，悶氣，積怨。因為我們所受到的苦痛，祇是應得的懲罰，而將抗戰作為一種懺悔或贖

罪的行爲了。這便是我所說的宗教性表現之起點。特別是在「士」字階級裏的，這是還要不肯認罪，消磨其精神時間於花天酒地中，或是逃避的路程上，爭攘把持，鉤心鬥角，妄冀着「末日」來臨，自己仍可度其無聊歲月的，則抗戰結局無論勝負，却逃不了最公正的處分！上次中國航空公司飛機被敵人襲擊，慘殺我們的銀行鉅子甚多，自然是國家一大損失。但是迷信因果者便會這樣發出疑問道：「他們不是因為有錢，坐得起飛機，以為飛機較安全於火車麼？」這個問題能包含有迷信成份極大，但是極耐人玩味。「臨難毋苟免」者，反可免於難，而「苟免」者却不必即免於難。驟看來似乎吳天公正，但細按之，不過是受盲目的「機會率」(Probability)之支配。在敵人無情的轟炸之下，乘火車原不較之坐飛機安全。不逃者更不必比逃者易過危險。抗戰而死的機會也不見比做順民漢奸而死的機會特別多些。祇是缺乏宗教性，不肯自認自己該死，而妄想「自外」於國人，所以弄得如英國大詩人莎士比亞所說的：

怯懦者在他的死前，

已死了多次。

勇敢的人，要死，

祇死一次。

有罪認罪，是以愈早愈好。記着，我們祇有用抗戰的血，方可以洗清我們的罪。我們應該是拚却一死的「帶罪圖功」者！「歸宿」兩字，我是用來譯英語中 *Destiny*，原義大

概近於儒家所說的「天命」。可是不要與世俗上所流傳的「命運」相混。因為命運兩字常含有吉兇利害之念。以致一般庸人自擾，患得患失，趨吉避兇，不知「歸宿」了。歸宿的意義，便是我們格言中的「知命不憂」。一個人認清了目標之後，便會覺得自己有了歸宿，好像在歸家的路途上，一任其崎嶇困苦，了不在意，終久是到家了。孔子見厄於陳蔡，耶蘇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尋歸宿的程中應有的遭遇。他們選之不以為倒霉，不遇之亦不以為走運的，因為他們早已有歸宿的聖哲。現在我們對日抗戰，不替我們的祖先啓示我們以歸宿了。在前方戰爭而死，在後方努力支持抗戰，被敵機轟炸而死，乃至流亡者凡是不願意做順民漢奸逃兵而至於死於疾病飢寒者，以及在淪陷區域中的義民志士，為反抗敵人而遭殘殺的，都是為抗戰而死，有了歸宿的。惟有那班怯懦齷齪之流，中心無主，尋不到歸宿！在大城市怕轟炸，在鄉村裏怕土匪，遂至覺得中國之大，無處可以容身。有的願做順民而苦不得其門而入，有的便恣意尋樂，試尋一種慢性的自殺方法！這都是由於他們不明白「抗戰便是歸宿」的道理，而要忘自安排，以為可以巧奪天工。殊不知這一類命運弄人，祇可以「拙」勝之。我所謂「拙」勝者，便是認理要真，守法要嚴，以待不可苟免的大難之來臨。我在這裏再可鄭重宣稱：這「大難臨頭」正是船行海中壞了一樣，安靜些，尚可商量辦法，大家同舟共濟。要是一齊忙亂起來，大家由船頭

跑到船尾，從船艙上了船板，不過任其下沉，同歸於盡，豈不蠢如鹿豕！快些認清了你的歸宿罷！縱然毀去了你的軀殼，却可以保全你的靈魂；清白明淨。否則連你們的靈魂都會被嚇得糊塗，跟着日本魔鬼去做奴隸了！」

「永生」或「不朽」這是古今來可望不可即的名詞。原來個人的生命總是暫時的，可是其所在的團體生命，能使之不朽或永生。求個人的「永生」，在宗教裏，祇是一種導人做好事的符咒。但是團體的永生，因而使個人的生命不朽者，那不僅是幻想，而却是最自然的現象。如我們中國人所最重視的真操與孝友，可以使匹夫匹婦名垂不朽者，祇因為我們的民族仍作一個獨立自由的團體生命存在着。若是不幸這次抗戰失敗，我們的團體生命被毀滅了，那便再沒有什麼美德可以使我們不朽了。敵人也許鼓勵着我們父子聚麀，讓他們看着尋快樂呢！我們這次對日抗戰，便是以個人的暫時肉體生命，換取民族的永久生命。實在，中華民族，自明亡以後，除了極少數抱着革命思想的人們，就已是失去靈魂的烏合之衆了。特別在近世紀來，我們的民族生命正走在崩潰途中，將過去的歷史積蓄，化成爲無量數自私自利的人形動物，或說是一「酒囊飯袋」！所以什麼公衆事情也辦不好。這一次抗戰，却給我們一個最好的機會，打破些「酒囊飯袋」，還出本來面目——黃帝的子孫，神明的裔裔。讓我們於無意中得到「永生」或「不朽」，那便是以「小我」的犧牲，建成「大我」，所



謂「中華民族之魂。」這樣，我們可以說：這次為抗戰而犧牲者，在其本身，祇能算是一種贖罪的行為，救出他自己的純潔靈魂。但在我們一班後死者看來，他們正是成仁取義，有功於民族，所謂「精神不朽」，永遠生存着在我們的心靈中。更一方面，我們的民族生命，亦幸而因為這些「殉道者」之肉體毀滅，而得培養滋長，以至於無窮無盡。正好比一隊潰兵，雖然每一個兵都苟全了性命，可是那一隊已喪失其軍隊的團體生命，為人所不齒了。要是另一隊兵，在戰爭中打死了一個不留，結果留下了勇敢精神與光榮的名譽，將永垂不朽，而為後起軍隊勇氣之最有效的酵母。這便是我所說的「永生」，我們要趁着這抗戰的機會，製造民族將來的光榮燦爛生命的酵母！

此外，宗教性尚有一種特色的弱點，便是在崇拜者覺得常有一種不可抗的偉大力量，所謂「全知全能者」存在着，而覺得自己非常渺小可憐，非向神祈禱，便陷於無依無靠之境。這種弱點，原是起自獸性裏的恐怖本能，而為「宗教」與「迷信」之分岔點。這在我國平時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可是在這次抗戰期間，一般人士受了敵人飛機大炮以及其恐怖主義之威脅，也覺得自己中心無主，毫無依靠，於是求神，念佛，信教，占卦，妄冀得庇蔭而苟免於難者，不一而足！然而這並不是崇高純潔的宗教性，却暗示着人們在急難中，如何容易退回原始狀態中，所謂「現出原狀」者，便是。可是這種心理，倘能好好啓示，也

易於導入正當途中，如佛學小乘裏所講的輪迴因果之理，便是為這種人說法的，而化為宗教性的。成語裏所謂「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照字面說來，雖好似是「勁草」與「忠臣」，早在那裏，專等着「疾風」與「亂世」來發見的。但細按起來，却正因為亂世可以激刺一般人的宗教性，使之強化，而可以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抱着「視死如歸」的氣概。如岳飛在南宋初年，起初不過是一個年少氣盛的軍人，打了勝仗，不免有些驕傲，按照當時史實，他敢於奏請宋高宗立太子，其氣焰可見一斑。可是後來他為當時主和派所陷害，而毫無怨言。祇裂衣示其背上「精忠報國」四字，即一種視死如歸的態度，何異於一般宗教裏的「殉道者」。以致我們現在一班熱烈的小朋友們，看過岳飛者，無不嘆惜而至疑問到岳飛當時為何「班師」？我曾回答過一位小朋友道：「若是岳飛反了，你們還有精忠報國這部小說看麼？」其實，岳飛原不是南宋惟一的「精忠報國」者。當時黃河南北的義民志士，成為無名英雄的，不計其數。而所以無救於偏安以至淪亡者，即誤於宋高宗原是一個「漢奸皇帝」，他不願其父兄回來奪了他的皇位，甯願稱臣於「大金國」。（實在，皇帝做「漢奸」，並非奇事。以法國人那樣以愛國心著名於世界，可是前在英法百年戰爭中，後在大革命七八十年過程中，其皇族便是「漢奸」或應說「法奸」集團，回來復位做皇帝者，便是「漢奸首領」！）所以在這次對日抗戰中，我們沒有

「皇帝」大概不至蹈南宋的覆轍。我們一定要能把握住民衆戰時心理，啓發大家的宗教性，以我們的「民族之魂」，作爲全知全能的上帝，以我們的肉體作犧牲品，以日本

軍閥及其走狗作爲魔鬼。這樣，對日抗戰便將永被紀念着爲世界的「神聖戰爭」了。

（未完）

## 工業勃興與鐵路建設

李嘉善

抗戰二十個月的事實證明：吾人不但把握住最後勝利的條件，并且文藝復興，工業復興的萌芽，已如雷切春筍般的茁長。盛唐之世，復現今日。黃金時代，將在未遠。但吾人要促成它。

本文專論工業勃興與鐵路建設。蓋工業勃興必須有運輸工具以輔之也。雖然運輸工具，不僅鐵路；但就能力，速度，準確，與經濟作綜合的比較論之，在今日仍以鐵路爲冠。是以工業無鐵路，則不能活動。鐵路無工業，則不能自立。故鐵路與工業必須相輔而行；以促成生產消費交易分配之發展；而構結國家經濟的力量。

### 一 工業勃興

工業勃興是由下列五種因素所形成者：

一、政府的領導 二十七年春抗戰建國綱領成立。其中戊（十九）規定「開發礦產樹立工業的基礎鼓勵輕工業的經營並發展各地之手工業」確定了工業大計。政府爲推行此項大計，乃先將國營工業與民營工業的範圍劃分。國營範圍如：（一）國防所急需，應特

別經營者。（二）有統籌或統制之必要者。（三）規模宏大，設備艱鉅，非尋常財力所能舉辦者。（四）爲國防民生所極需，而盈虧不能估計者。（五）爲民營工業供給動力或燃料者。此外皆屬民營範圍。民力不能舉辦的工業，政府來辦。政府並對民營工業予以獎助。其獎助民營工業的辦法。乃從三個方面積極進行。第一爲工作的聯絡。使各種工業聲息相通。供求相應。以形成一有機體。第二爲資金的協助。使各種工業資金活動。設備完善。以擴充其生產數量。第三爲獎勵的規定。凡爲國防民生所必需而極宜舉辦者；發展內地大宗生產，或改良舊有大宗生產品質者；可供輸出國外以增加對外貿易者；與利用本國原料仿製外洋產品以減少貿易漏卮者；均在補助保息減稅便到運輸免除地租等獎勵之例。政府的決策與領導，實爲工業勃興的主要因素。

二、人才的集中 其次爲人才的集中。武漢撤守後，全國技術人才集中西南。其爲團體表現者：如

工程學會，地質學會先後在重慶開會。西南建設協會成立。并成立四川分會。舉行鋼鐵坐談會。原在新加坡之中國工程師三十五人，辭却較高待遇之國外職務，邁回祖國工作，已抵昆明。(註一)是不惟全國技術人才集中在西南，即僑居海外的技術人才亦開始向國內集中，作為工業勃興的執行者。

三、工廠的內遷 其次為工廠之內遷。據經濟部翁部長於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國民參政會報告：「……如大冶武昌漢陽漢口各廠鑛，皆於敵彈驚擾之中，劍及履及，認真遷運。重要各事業：如華記水泥廠，漢陽鋼鐵廠，裕華申新震寰等紗廠，利華及原華煤鑛等，皆克遷移他地。截至十月二十九日為止，經政府協助遷移內地之廠鑛，除漢陽鋼鐵廠及六河溝化鐵爐外，共計三百四十一家。機件共重六萬三千四百餘噸。合之漢陽鋼鐵廠等內遷機件共重十二萬三千餘噸。在此數內紡織工廠機件共重三萬一千六百餘噸。機器五金廠機件共重八千餘噸。電器工廠機件二百餘噸。陶瓷廠機件共重三千四百餘噸。化學工廠機件共重三千二百餘噸。煤鑛機件共重三千六百餘噸。……」(註二)上列廠鑛僅為在武漢撤守中由大冶及武漢三鎮西遷之數量。其在七七以後，由東南各省內遷之廠鑛尚未計入。雖然總合起來的數量依然甚小，但牠們為構成工業勃興的基本，乃無疑義者。

四、資金的配合 其次為資金的配合。行政院為積極促進西南建設，特以五千萬為基金。(註三)關於資金協助除漢陽鋼鐵廠由國營外，對於內遷民營各廠，工礦調整處共已借助款項四百五十萬元。又為之貸款購置材料可供一年之需者。約三百五十萬元。對於原在內地之重要工業，政府亦力為獎助。例如湖南鉍廠，重慶水泥廠及電力廠，嘉定嘉樂紙廠，廣西省內之糖廠酒精廠等，皆經政府設法撥款借助。或轉向銀行商借共計亦達六百餘萬元。(註四)上為政府之資金協助。此外銀行之內遷者，在二十七年七月底止，上海銀行界在四川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六省設立總分行達三百二十家。單是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在西南六省的分行，就有八十四家。(註五)金融與工業，因以配合。

五、供求的促動 復次為供求的促動。著者在「抗戰的副收穫」一文中曾說：「我們的需要除奢侈品數量減少以外，而其他的需要，依然不變。而供給方面的泊來品，逐漸減少。等此敵人將我們的海岸完全封鎖。則泊來品的供給完全斷絕。……同時我們的需要不變，則我們自力的供給，便須應運而起。這是自然的趨勢。而我們的工業振興，也就於此發動。……」利此危難時期，奠定工業新基。這也是千載不遇的機會。(註六)供求相應的定律，在優秀民族中是適應

的。且偉大事業之造成，素半是逼出來的。死於安樂，生於憂患，乃是必然之理。

因着政府的領導，人才的集中，工廠的內遷，資金的配合，與供求的促動五種因素的化合作用：不惟機械工業：如鋼鐵廠、銅廠、工業機器製造廠，煤礦鑄鐵、鋅礦、錫礦、電力廠、(註七)汽車配件廠、(註八)紡織廠、火車廠、飛機製造廠、無線電報電話廠、(註九)均經開發製造。即原有之手工業：如製造武器及農具：如刀槍戈矛及犁耗割鋤等鐵匠或銅匠業；製造交通工具如舟車橋梁等的木匠或石匠業；以及紡棉、靛染、毛織、絲織、編蓆、製笠、製傘、油布、製髮、製茶、製鹽、取鹼、煉硝、造紙、製革、造火柴、製肥皂、製漆、製桐豆油質、製藥、製各種毒劑，安設陷阱及毒弩，製軍用傢俱，乃至海外有特殊市場之雕刻、刺繡、陶瓷、花邊、髮網，以及草帽辦等，亦在改善復興。此在抗戰中促成之新事實。艱難締造。工業勃興。而在工業勃興中，並產生了四種特點。

一、官民合作 從前祇知抽稅宰制工業的作法，現在是一掃而空。并且政府與民合作。而予以資金的協助與種種便利。不惟政府與民合作，政府并且領導着民與民合作。

二、營業獨立 我國有新工業，歷八十餘年。然始終被壓迫於外資外權之下，而莫能振拔。據上海市社會局十七年之統計，全市工業投資總額三萬萬元

。其中外資即佔二萬萬元。上海一角如此，其他各埠自不待言。方今工業皆為內國資本。建設區域，皆在內地。不受條約束縛。外力無從染指。營業獨立。得以自由。向着國防建設與人民生活的目標邁進。

三、配合為用 機械工業既認為重要。而五千年歷史上家傳之手工業精華，亦不漠視。從前機械工業與手工業門戶之見，因抗戰而洗除。而配合為用。將見機械工業愈發達，而手工業亦愈改進。完成分工合作之現代工業制度。且推求手工業獨到之點，而於機械工業有所發明與補益。

四、精力集中 往者工業法令為一事。企業家為一事。技術人才為一事。而資本又為一事。各不相謀。被壓迫於外力之下，而不自覺。今則一方會萃。精力集中。

凡此四者，皆為吾人共知共見之事實。循此以進，不惟足以適應抗戰之需求，即百年之工業基礎，亦於以奠定。更於不攻之地帶，資源所富有，去四境而易達，不偏沿海，不偏邊疆之地，進樹工業重心。中國將一變其「富弱國」而為「富強國」。潮流所至，實為任何壓力所不能禦之者也。

三、鐵路建設 為適應抗戰之需求，鐵路亦在蓬勃地進展。湘桂、滇緬、敘昆、黔桂、成渝各線均經踏勘興築。湘桂線由湖南

以通安南。由衡陽至桂林一段，已於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通車。滇緬綫由雲南以通緬甸。敘昆綫爲川滇間聯絡滇緬綫之幹路。黔桂綫由威寧至柳州。北與叙昆綫在威寧銜接。南與湘桂綫在柳州銜接。成渝綫由成都至重慶。在宜賓與敘昆綫銜接。此五綫分布於四川湖南雲南廣西貴州五省。直接或間接與隣封鐵路取得聯絡。俱爲國際交通路線。雖爲軍事運輸而興築，而與工業勃興巧成配合作用。但爲遠大計之，鐵路之亟待興築者仍多。僅此五路，不惟不能適應建國之需求，卽於抗戰亦感不足。新疆西藏必須化爲內地。沿海文物必須與西南結合。故隴新，——由甘肅之蘭州至新疆之塔城東接隴海——川藏，——由四川之成都至西藏之和諾東接成渝——兩東西幹綫與聯絡西陲之新藏，——由新疆之迪化至西藏之拉薩——南北幹綫必須興築。(註十)隴新一綫已經過踏勘工作。如由蘇聯採購材料。興築較易。其川藏新藏兩綫，舉辦較難。然危難所以興邦，國家之領土民族財富必須結而爲一。深望當局堅決以赴之也。

抑更有進者。鐵路在經濟上之責任，是發展工業。乃徵諸既往事實，著有不盡然者。試舉例以說明之：廿二年秋曾藉視察正太鐵路之便，調查沿綫煤產運銷狀況。而着重在正太沿綫煤與日本煤在武漢市場競銷問題。是年正太沿綫烟煤運銷武漢者，數爲十萬噸。而日本烟煤運銷武漢者，在二十年(僅得是年數字)已爲二十萬噸。所謂日本烟

煤，乃指日本所產之崎戶田川撫順及日高經營之復州柴煤，由海輪運止武漢者。國外之煤，遠道輸運，且較近不及千里之正太煤在武漢之銷量高出一倍。夫何以故？鐵路運價使之然也。試更就正太沿綫井陘一礦例以說明之。當時井陘煤山價每噸二元八角。其運價：在正太每噸每公里二分。由南何頭至石家莊計程四十四公里。每噸運費爲八角八分。在平漢由石家莊至漢口大智門特價每噸運費七元六角六分。由南何頭至漢口大智門每噸運費合計爲八元五角四分。估煤山價之百分比達三百〇五。再加以在石家莊轉車裝卸等費，暨沿途捐稅，運至漢口每噸成本至十四元有奇。而當時日本煤在漢口之市價每噸十二元至十二元五角。國產品不能在國內市場與外貨競銷。一斑可見也。

吾國之有鐵路，是否爲發展工業？而鐵路之制定運價，是否根據原理於國家經濟實狀相配合，而有確定之政策？迄爲疑問。運價過高，工商病之久矣。而鐵路輒以運輸成本爲言。其實 *The cost of Service Principle* 成本原理僅爲制定運價之一參攷。曾未作爲制定運價之根據。蓋以鐵路營業是在 *Joint cost* 與 *Increasing returns* 兩種法則之下受支配者。惟其如此也，故運輸之單位成本 *Cost to individual unit of traffic* 則無法確計。况鐵路人員尙有濫用；材料尙有虛糜；工作效率，不能達到標準；皆足以構成較高之成本。以如此構成之成本，而加諸運費之上，此鐵路之所以敗也。

鐵路運費之運用，為藝術的，而非科學的。故近代鐵路學者研究運費，多致力於如何使運費合理，所謂 Reasonable 合理的運費，必使貨路其運。路得其益。故 the value of service principle on charging what the traffic bear 負擔原理尚矣。運費依貨物經過運輸所增益之價值而計費。則無論價值高低之貨物，皆可利用鐵路而流通矣。在鐵路方面，雖因虧於低值貨物之運輸收入。而有高值貨物之運輸收入以補之。根據此理，而善運用之，則農工商業賴以發展。美國為使鐵路發展其國家經濟也，至今仍以負擔原理為制定運費之主要根據。我國工業，正在發展。運費政策，早應決定。

然而往者已矣。果今後之鐵路因抗戰而刷新。人不苟用。料不虛糜。工作效率，達乎標準。以減低其成本。根據負擔原理，制定合理之運費。同工業以勃興。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艱鉅事業上應負之崇高使命，豈不猶歎。

註一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自由西報。

## 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

孫次舟

近十年來，對詩經豳風之時代及產地有所論述者，前有傅孟真先生，後有徐仲舒先生。兩先生之論文，均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一為民國十七年所發表之「周頌說」，一為二十六年所發表之「豳風說」。

豳風之產地及時代，大約戰國時人即不得其真。故出世頗晚之尚書金縢，乃有周公作鴟鴞以貽成王之說。至漢人作詩序，乃直因襲相傳誤說，以豳風為周公旦所作，而所歌詠之地域，則為西岐也。此等誤謬，相沿達兩千年，

註二 新經濟第一卷第二期頁五八—六二。

註三 石濱知行「武漢淪陷前之中國經濟」。時事類編第三十期頁三九。

註四 經濟部翁部長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國民參政會報告」。新經濟第一卷第二期頁六〇。

註五 時事類編第三十期頁三八。

註六 經世第十四期頁六一—七。

註七 新經濟第一卷第二期頁六〇。

註八 交通部張部長「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新經濟第一卷第八期頁二〇一。

註九 時事類編第三十期頁三九。

註十 參攷李聖三「抗戰中之鐵路」及抗戰到底與最後勝利」兩文末段。經世第十七期頁六及經世第三十一期頁一。

二十八年四月二日於觀音峽

無人能發其覆。直至傅孟真先生，始對舊日傳說，發生懷疑。其周頌說有六：

詩中可疑為魯者，為豳風。我一向相信豳風應在岐周，但現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風是由魯傳出，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為魯國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釋鷓鴣之文，異常不通。鷓鴣本是學鳥語的一首詩，在中國文字中，有獨無偶。而金縢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間事。必是鷓鴣之歌，流行之地，與金縢篇產生之地，有一種符合，然後才可生這樣造作成的本事。二，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詩中只見於此處。而東山征伐之歎音，「無使周公之歸兮」之欲願，皆和「周公東征」情景符合。至於七月中，詞句事節，頗難同雅頌，亦可緣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為情理之常。三，呂氏春秋音初篇，「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今破斧正在豳風，雖附麗之事，不與呂覽所記者同，然起興同者，每是一調之變。詩經中此例甚多。有此三證，則豳風非出於豳，乃出於宗周，在東方殖民之新豳，當是可以成立的了。至於雅頌中有專自魯國出來者否？未可知。

傅先生首疑豳風當為東方產物，非出於岐周。識見之卓持，使人傾折！惟傅氏此論，只主豳風由魯傳出，但未確指其地理環境，即在魯國。所謂「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

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為情理之常」。只言保有，並未及豳風詩，係為魯人創作也。但至徐中舒先生受傅氏之啓發而為「豳風說」，乃竟肯定豳風各詩，為魯地產物。而春秋時代，為其作期。徐氏文字，引徵繁富，初讀之極足動人聽聞，但細加考核，則仍多商榷處也。

「豳風說」舉七證以明豳風非西周初年之詩。又舉兩證，以明豳風所詠，實非豳風之風土。凡此，余皆首肯，以為足使傅氏立論，更加堅強。惟考證之事，有破壞，復有建設。能對傳統誤說，加以攻訐，為之舉出反證，或指出矛盾，以明舊說之不可信，此屬於破壞的工作。於破壞之餘，復能繼續考明其真象，此則屬於建設的工作。考證之究竟，係趨重於建設，是以僅立其一，仍不克以厭學人意也。「豳風說」在破壞的部分，吾無間言。至建設的部分，吾並有說以明其所立之不堅牢。茲為行文便利計，先辯徐氏所特以定豳風為春秋時魯詩者之多反例，再論豳風之究為何地產物也。

(一)徐氏謂「左傳載季札所觀之樂，豳在齊風之次。又以豳為周公之東，似即以豳風為魯風」。按此論不見其然。左傳襄二十九年記季札聘魯觀周樂事曰：「……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設吾人離開傳注，專就白文尋繹，則「周之東」，與「周公之東」，語義相同。均指東遷言也。吾人甚知，封於魯者，為

周公長子。而周公則留宗周，而輔周王。但周公本人，亦有封邑。其在西周時代，周公之封邑，當在宗周。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言，「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等傳說，非無因由。」（傳先生以此說爲妄，但予則以爲此乃周公有封地於宗周，傳說之擴大）分陝之事，固盡如所記，但周公當有封邑於宗周，吾人就分陝事，可想像而知也。至平王東遷，其詳細情況，史書所記過略，無由考知。但與王室有關係之公侯，當並隨之而俱東，殆無疑問。（鄭公號公並隨而東）於是輔政大臣，若周公召公之繼承人，並復得封地於成周。召公之封地爲召，此易知也。但周公之封地，究在何所？則頗費解。王室東遷成周，王京附近所產之詩歌曰「王風」。召公封地以南之詩曰「召南」（略本傳先生周頌說，但不盡與同）而「周南」當必爲周公封地以南所產之詩。由此亦可推定豳風之產地也。徐氏持李札「周公之東」一語，以爲豳風爲魯詩之證。果如所言，則輔政王室之周公，至東遷後，乃跑向魯國去矣！此不惟魯國自有伯禽之後，絕不能相容。即準之左傳所記之周公里肩（桓十八年）周公忌父（僖二十四年）等，並在王室，非在魯國之事，而解「周公之東」，爲周公赴魯，亦不可通。

（二）徐氏謂「齊風南山詩伐柯之喻，與豳風之伐柯同。南山詠魯事，本應爲魯詩，故豳風亦當出於魯人」。按此證亦大有商榷餘地。南山詩曰：「韋薪如之何？匪斧

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伐柯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徐氏以爲「此等匪媒不得之嚴格的婚姻制度，必是最稱禮義之邦之魯國產物」。並引孟子之言，以爲佐證。予殊嫌其缺乏時間上之分野。道德倫理之思想，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絕非蕭規曹隨，一成不變。如嚴格以言，即春秋前期，與春秋後期，即有更變。予對此，將另文論列，此不能詳。至想與制度，又有分別。思想，係一般哲人爲糾正當時某種習俗之流弊，所創造之理論。而制度，則係當時人所共由之習慣規則也。伐柯南山二詩，均言及娶妻非媒不可，此只是反映當時（即春秋初期）之習俗，娶妻者必須媒人爲之撮合，不當自動交接。此並不見其爲「嚴格的婚姻制度」。若當時之婚姻，果係嚴格，則齊襄公萬不敢如此放誕，乃與胞妹通奸。蓋在春秋時代，已有娶妻用媒之習俗，故詩人見於詠歌，以爲比興。而當時之男女關係，實不嚴格。故與胞妹通奸，納子之婦，奪兄之妻，乃屢有所聞。雖亦爲時人所不然，但未臻嚴格，故仍有人敢冒輿論而爲之。及至戰國時代，「儒家」成立。對婚姻制度，付以新的理論，並擴大宣傳，雖仍未臻十分嚴格，但一般人士，在心靈上乃頗受「儒家」理論之約束，知所畏懼。通奸雖仍有之，而亂倫則漸絕蹤。此等婚姻觀念之漸趨嚴格，實與儒家之興起有關。但在春秋時代，則不能與此並論也。與胞妹通奸，在西漢如被發覺，輒處死刑，但在春秋，尙未如此嚴厲



。即若齊襄公之通文姜，既殺魯桓公，而文姜又屢與襄公相會。莊「二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榘」。七年春，文姜會齊侯於防。文姜之敢如此放蕩，固由齊強魯弱，有所仗恃。而當時習俗，尙未視男女通奸，爲罪大惡極。由習俗所造成之裁制力量，尙不能將此洪水般之性慾克復。則此時婚姻制度之未臻嚴格，可以推想矣！即如南山一詩，本爲諷刺襄公桓公二人而作。然只一種人事的規勸，並非倫理的說法。其詩後半，則不過責桓公太無約束太太的能力，不當該使之隨意回齊也。况娶妻須媒，乃一時代之習俗。豈能專在齊魯。若衛風氓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此女子雖與情人私會，但仍約有良媒爲介，成爲夫婦。是待媒成婚，衛地亦然，不僅限于齊魯也。只此一事，即足反證徐論之牽強。

(三)徐氏以「呂氏春秋以破斧爲東音，破斧在豳風中。豳在西，而以爲東音，當是指魯。」按，周公於周室東遷之後，無至魯之可能，前已略及。呂覽之以破斧爲東音，實有所見，非出妄誕。惟此所謂「東音」，與季札所言「周公之東」意同。蓋指周公隨王室東遷後新封地之詩歌而言，非指魯也。

(四)徐氏以爲「東山即蒙山，爲魯人屢代對東方用兵之重鎮。」按，東山是否爲魯國用兵之重鎮，一事也。而豳風所言之「東山」，是否即魯之蒙山，又一事也。不能

以其地名偶同，遂硬指其爲一。魯有東山，見稱於孟子。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盡心上)不過言東山爲魯之大山而已，以其處魯東方，故曰東山，並未明言其爲軍事重鎮，吾人甚知，魯所用兵世攻者，爲淮夷，爲徐夷，但此並在魯之東南。魯人出兵，只有南征，並無東越蒙山之必要。魯頌泂水云：「桓桓于征，狄彼東南」。又云：「懷彼淮夷。來獻其琫，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魯征淮夷，乃向東南出兵，不言東出蒙山。即淮夷所獻之象齒南金，亦南方所出也。著者生爲魯人，且曾徒步，跋於曲阜縣之間，甚之過蒙山而東之，在今日猶爲難事，遑論在交通不便之昔日。况淮得夷以淮水而得名，而南夷即包徐夷而言。其地望應在今江蘇北部。蓋在春秋時代，魯之領地，容南伸達今江蘇北境，魯頌閟宮曰：「保有鬲釋，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貉，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此言魯之領土，及出征方向，最爲明晰。魯國已有鬲山釋山，並奄有(毛傳，荒，有也。)徐之舊居，直至海濱，均爲魯領地。徐氏本陳免說，引說文，以爲「魯東有郟城」因持之以爲魯人東征之佐證。不知說文所言之魯，乃指後漢郡國之魯國而言。在春秋時代，郟中，郟之下邑，故說文曰：「郟，郟下邑地」。而郟之領土，實在魯之南，非在魯東也。關於魯有徐地之確實方位，及其情狀，舊日儒者，均無明確見解，以是多不可通。自予考之，周初之魯，並未奄有郟地之徐土。及郟人由今河南南

部，東北遷至魯之南鄰，始佔有徐地。但並未將徐人全部殺絕。而徐人不過於戰敗之餘，舉族南遷，至今江蘇北部而已。至魯僖公時代，魯勢頗強，因奪邾人所有之徐土而有之矣，故云，「保，鳧繹，遂荒徐宅」。鳧繹爲舊有，故曰「保」。而徐土係新得，故曰「遂荒」。《參益世報》「史學」周刊拙著滕景銅器之年代及邾國之起源。但此對邾奪徐土事，又略有訂補。惟以徐人南遷今江蘇北部，容當佔有今銅山以東地，以至海濱。故曰，「至於海邦，淮夷蠻貉，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此等隱微，段玉裁陳奭輩，並不得知。惟洪亮吉所見，與此略近。左傳昭元年曰：「周有徐奄」，洪氏解詁曰：「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淮夷與奄，同時伐之。此徐奄連文，故以爲徐即淮夷，賈逵亦然。是相傳說也。」竊謂淮夷係一籠統稱謂，凡在淮水流域之異族，周人稱爲淮夷。（丁山「劄夷攷」已有較細之解釋。）徐人初在魯南建國，曰徐。及南遷後，地近淮水，因亦彼呼爲淮夷。實則徐之爲徐，仍自若也。書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此以淮夷與徐戎分別言之，恐此時之徐當在邾國境內，尙未南遷。大雅常武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汭，省此徐土。」周人由淮水崖岸，東來伐徐，則斯時徐當已被迫南遷至江蘇北部矣。（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徐古國，魯姓。杜預注春秋僖三年，徐國在下邳僮縣東

南華亭。括地志，徐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惟在魯僖公時代，淮北之徐，勢頗猖獗。春秋僖三年記，「徐人取舒」。而左傳僖十三年曰：「淮夷病杞」，恐亦徐人之事。故僖公乃出師南征，而建國海隅之淮夷，以及南夷，並來降伏矣。所謂「莫不率從」，固是贊美誇張之詞，然就地望核之，魯僖公實爲南征，並非東征。以是則所謂魯國東境之蒙山，在軍事上，並不見有何重要。蓋由魯向今江蘇北部出兵，實無東越蒙山之必要也。閻宮只言「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並未及曾取蒙山以東地。遂荒「大東」云者，大東係專名，據傅孟真先生「大東小東說」之推測，以爲「大東」乃「小東」迤東太山南之區域，或兼及太山之東」。此說若確，則魯之領地，在僖公時代，實又向北開拓，亦不見與所謂蒙山也者，發生關係。蓋徐氏以爲魯國東越蒙山，即可至海，以求與「至於海邦」之詩相符合。不知魯人南伐徐人，復東進，亦可抵海也。由此以言，則蒙山並不見爲魯國用兵之重鎮，徐氏所論，當難成立，蓋彼心中，先存幽詩「東山」即蒙山之成見，因不惜附會其辭，易魯之僖公南征爲東征矣。竊謂幽風之東山，當於周公之戒周封地求之，若以名偶同而指爲一，則北平近郊之西山，即可指爲即史記所言伯夷叔齊採薇之首陽山矣。

（未完）

## 為疏散重慶人口向當局建議

李聖三

何為疏散人口？所以邊免人口無償之死；以保愛國家精力也。何為疏散重慶人口？所以避免重慶人口無償之死；以保愛國家精力也。重慶，為吾現在僅有之完整大都市。目標所在，賊機必然轟炸。是重慶人口之無償死，甚可慮。為解除此無償死之甚可慮，以保國家精力，故必然疏散重慶人口。或謂重慶人口過賸，故須疏散；此乃甚次要之說也。

重慶必遭賊機轟炸者，為其目標太大也。就常例論之。轟炸目標所在：首為軍事重心。次政治重心。次經濟重心。次文化重心。復次人口重心。重慶之在今日，可謂五者兼備。賊機轟炸必不可免；因其目標太大也。夫何以使賊機不轟炸，或減少其轟炸？其答案乃為「使重慶不為目標」；或「化重慶太大目標為太小目標」是已。質言之，「使重慶之重心疏移或成分減小」是已。如將重慶之重心減小，則太大之目標，化為較小或太小。則招賊機轟炸之程度，亦必較小或太小。如將重慶之重心完全疏移，則目標全失。賊機無從肆虐矣。但完全疏移，為事實所不可能。減小成分，為事實所可能者。如軍事重心移出重慶，則重慶招賊機轟炸之成分，可減少百分之三十五。政治重心同時移出重慶，則重慶招賊機轟炸之成分，可減少百分之六十。

經濟重心同時移出重慶，則重慶招賊機轟炸之成分，可減少百分之八十五。文化中心人口重心同時移出重慶，則目標全失，賊機不來矣。但為事實不可能，惟求其可能者。軍事重心，政治重心及經濟重心移出重慶，為可能者。擇地劃區。闢草築屋。公務人員，臥薪嘗胆，艱難締造。使民衆從風。中國復興，實利賴之也。就重慶近百里內山水明秀之區，而合乎空防條件者，建築茅屋。計五十金築一屋。數萬金之費，可築數百屋。則辦公有所。通山開壕，則防護有藉。茅屋疏列。隨毀隨築。無足慮也。公務人員，離開宮室之美。作於清新之地。精力不外散，而工作以專。消費減少，而生活易給，薰沐於光明峻德之下。樹立君子成風之德。無彊之休，基於此矣。又豈惟保愛重慶一城之人口與物力而已哉？

重慶之地，三面逼水。四無出路。板屋櫛比。巷不駢肩。一旦賊機縱火，其罹災而死者，將不知凡幾。抗戰以遠，四方歸至。人口寒集，稂莠混迹。軍政機要集中於一隅，警防雖嚴密而堪虞。秦樓楚館，淫聲徹夜。錦繡妖艷，招搖滿市。貧困妬心。士卒側目。敗抗戰之精神。摧建國之基業。又豈疏散人口所能盡者？

昔田單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坐而織貫

。立則丈插。破萬乘之燕而復齊墟者，生於憂患也。當其攻狄也，東有掖邑之奉。西有菑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攻三月而無功。因安樂而不勝也。

### 編輯後記

湖南大學教授朱曾平先生的「抗戰神聖論」，可算是全民抗戰中的「聖經」。對於抗戰的觀念不能「神聖化」，則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念，就不能堅持着。要知道：「我們要做人，就不能不抗戰」，動搖心理的妥協論者，如汪精衛之流，他們不願意「做人」，情願做「三等奴隸」，所以要投降作漢奸。抗戰神聖的意義，他們固然不知道，就是如吳稚老所說的「小學生亦能明辨的是非利害」，他們也不知道。為漢奸講是非利害是對的；為一般人則應該超乎「是非利害」而講「民族哲學」。要講民族哲學，又必須以宗教性的「認罪」「歸宿」「永生」三大要素來養成高尚的信仰，然後才能奠定「民族至上」和「抗戰神聖」的觀念之基礎。目前「精神總動員」正在開始實行，本刊雖不為專文論列，但幾期內都有和精神總動員相應的文章，而朱先生此文尤為重要。希望讀者注意！

李嘉善先生是交通建設的專家，對於鐵路管理有十年之經驗，留下不少的成績，他的「抗戰中之鐵路」在本刊第

戰前國都金陵。雖有善飫。而人事未治。恆舞酣歌，敗於上海。今重慶之奉娛，過於掖邑菑上。臥薪嘗胆，與民更始。公務人員，去之宜矣。

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於觀音峽

十七期發表時，曾引起交通界很大的重視，今又以「工業勃興與鐵路建設」來申論鐵路與工業的關係，而以「負擔原理」為制定運價促進工業之根據，深中肯綮，願當局能採納施行，以達到抗建必成的使命。

孫次舟先生是知名的國學家，現任川大教授，所論「詩經幽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一文，足補傅斯年徐中舒二氏之不足，攷據的方法和論據都很周密，頗合「通經致用」之旨，本刊以後注意學術文字，特以此為引端耳。

重慶疏散人口，鬧了數個月，用盡種種的方法，還不見什麼大效果。李聖三先生建議：「軍事重心，政治重心，經濟重心，文化重心，同時移出重慶，則賊機不來矣！」又云：「擇地劃區，闢草築屋，公務人員，臥薪嘗胆，薰沐於光明竣德之下，樹立君子，成風之德，無疆之休，基於此矣！」最後則以田單菑上之娛為戒，很值得當局注意！



第三十九期合刊目次

經世漫譚	雲山
國民參政會與民主政治	孟雲橋
後方的物價問題	祝世康
大時代的鐵路人	李聖三
西北回教譚	白壽彝
明穆宗病逝經過軼聞	陶元珍
領導宛西自治的別廷芳先生	吳慶辰
一個智勇的士兵	劉星燦
熱血忠魂集	王俊傑
西行草	孤軍
編輯後記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經世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北碚黃山路11號

總經售 重慶大東書局

（出版）每月一日十六日

（零售）每册五分

（定閱）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費在內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雜字六四五號

經世漫譚

多災多難的五月，真是「念」不勝「紀」！除掉五一的勞動節，五四的文化節，五卅的國府成立節，五卅的打倒帝國主義節以外，最痛心的還是五卅的濟南慘案，五九的廿一條國恥，這都是暴敵加諸我們的！每一個中國人到這時都儘夠刺激回憶的了。敵人好像還怕我們健忘，再來一個「血的教訓」！五三之大轟炸，五四之大燃燒，五二二之轟炸兼火，我們新都的繁華鬧市，變成一片瓦礫，百業停頓，痛定思痛。難道這樣就算完事了麼？血凝為碧，使我們的丹心赤誠更加鞏固，火冒為光，使我們的國運前途，更加明輝，越刺激越好，觀都郵街之焦土，而不動家國存亡之痛者，非人也；藐通遠門之遺骨，而不抱春秋大復仇之念者，非人也；總結算的日子，不久到來，看醜類還如何跳梁？「血的五月」，將要變為「光明的五月」了！

（雲山）



## 國民參政會與民主政治

孟雲橋

假若一國的一切條件，同樣地適宜於民主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時，大家公認民主政治是比較好的政府。現代世界上有許多人反對民主政治，批評英美的政府假民主之名而行一部分人操縱之實；這仍然說明了真的民主政治是較好的政府，不過英美的政府假借民主之名，而違背了民主政治的實際而已。關於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我已有專論作過詳細的討論（見新民族三卷七與八期，及北大四十週年論文集）此地不必再講了。我現在要講的問題是，中國現在有國民參政會，是否可以說是民主政治？

有人認為中國的參政會並非實際生於民選，所以不能算作民主政治。我覺得這種批評不顧到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一部的中國淪於戰區，當然無法實行普選；假若參政員讓各方面推薦，再由政府公止地圈定的話，也許比突然使人民盲目的選舉所得的結果還好些。所以國民參政會是否民主的問題，並不在參政員的產生方法，若有問題時是在推薦與圈定的標準上。

按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第五條，「在抗戰期間，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前項決議案，經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依其性質，交主管機關，制定法律或頒布命令行之。」有人說國民參政

會的決議既然必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通過然後施行，所以國民參政會的設置，也不過是政府的建議及諮詢機關而已，當然不算民主。我覺得這種批評也不甚公允。譬如英國的政府大家公認爲是民主的，但其民選的下議院的議決案，也仍然必須經過一個非民選的上議院通過之後施行；我們可以拿中國的國民參政會比擬英美的下議院，國防最高會議比擬英美的上議院；所以國民參政會的決議必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的通過後施行，也並不足以證明國民參政會的設置並非民主。

我認為中國的國民參政會惟一沒有作到民主的地方，便是政府的重要長官（如行政院長及部長等）並非由國民參政會中產生。這並不是中國現在國民參政會的缺點，我認爲現在政府的重要長官似乎也不應當由國民參政會中產生。因爲第一，國民參政會的組織法是暫時的，並非真正由於民選。第二，在戰爭時期，統治權應當集中於一個比較便於行事的機關（如國防最高會議），不應當突然更換所有的行政長官。再以各民主國的行政事實而論，他們在戰爭狀態時，大概也要把大權集中於內閣或總統，他們的議會的作用，大概也會和中國的國民參政會差不了多少。所以就大體上說，中國的國民參政會是一種很好的設置；假若

大家看重了國民參政會的地位，而且參政會的自身若能運用到好處的話，的確可以作將來中國實行澈底民主政治的基本訓練。

但我對於現在的國民參政會也有幾點建議的地方。第一，按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件第九條，「國民參政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期前十日……」我認爲既然有了這種民意機關，並且它的議決案又必須經過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之後才有效，那麼欲求「集思廣益」之效，何妨讓他們多開幾次會呢？或把會期延長些呢？老實說，每年開會四次，每次十天，實在得不到多少「集思廣益」之效，何況參政員在這十日以內又多是忙於應酬呢？因爲這一種缺點，就相因而生了第二種缺點，那就是國民參政會議事規則的第十二及十三條的規定。凡關於提案之說明，或質疑或答復，其發言均以十五分鐘爲限，討論者之發言，以五分鐘爲限……參政員每人就一個議題之發言……以一次爲限。因爲三個月內的會期只有十天，當然必須盡量地節省時間。但假若當真討論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時，絕非五分鐘或十五分鐘所能說得透澈的。尤其是參政員的分量不同，有深知卓見的大政治家，當然應當多給他點機會供獻意見，似乎不必嚴格地只限他一次。幸而在這兩條的條文中，皆有經主席特許的例外以資補救。第三，假若參政員是全時間的職業時，月薪五百元還可以說得過去；假若每年只開四十天的會，即每月得諾大的薪俸，實在有點不

近情理。況且政治家原來是清高事業，應當以得機會救國救民爲目的，必不應以發財爲目的。參政員既然不是全時間的職業，何必給每月實支三百六十餘元的薪俸呢？

按總理的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國民黨執政的最終目的，在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總理把三民主義建設的程序分爲三期：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第三次國民參政會閉幕時，蔣委員長閉幕宣言上，也曾申明過在抗戰艱苦時期確立民主政治基礎之意義，並且指明現在是在抗敵的軍政時期，待山河恢復抗戰勝利之後，再重新實行訓政，進而預備憲政。乍一看似乎總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又要從頭做起；但歷史不會完全重複的，我們這番的軍政訓政時期的工作，假若照現在的傾向，却真是預備實現總理的憲政或真正的民主政治了。我個人也深覺得，假如我們驟然實行絕對的民主政治時，一定又要把中國弄個亂七八糟。所以我現在竊按着蔣委員長第三次國民參政會閉幕詞的意思，也把實現中國真正的民主政治程序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現抗戰的時候，設立國民參政會，如現在所行使的職權；假若能按作者的建議，略加改良，我以爲似乎更好些。

第二階段，在抗戰勝利之後，似乎應行比從前更進一步的訓政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國民參政會就該由於民選，同時國民參政會的任期應該延長至三年，並且職權也應

當擴大。雖然國民參政會的決議仍然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然後施行，正如英國國會的兩院制，然而中央政府行政長官似乎應當由國民參政會中產生，正如英國之內閣乃由下議院中產生者然。在這個時期，就是訓練達到總理的真正民主政治的時期，所以仍名之曰訓政時期；但這一次的訓政却與戰前的訓政時期不同了，是進一步的訓政時期。

第三階段，是總理所說的憲政時期，亦即「建國之大功告成」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就把從前的國民參政會一變而為國民大會，國民大會是全國政治的最高威權，國民大

## 後方的物價問題

戰時的物價問題，不特關係後方的國民生計，並且牽涉前線的軍需供應。所以在歐戰的時候，一般經濟學家都是憚思竭慮，研究物價的統制方法。我國自全面抗戰開始以後，金融方面雖然沒有受到什麼重大的影響。但物價却繼續增高，使後方的生活程度，在一年之中提高了幾倍。尤其是行都所在的重慶，物價飛漲的速度，駭人聽聞。平均估計起來，進口貨的價格，增加了八九倍，例如以往每令四五元的新聞報紙，現在已漲到七十元以上，煤油本來每箱八九元，現在售價七十六元。至於川中生產的土

會的議決案不必再經過任何機關的通過即可施行，並且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的官員有選舉權及罷免權，對於中央的法律有創制權及複決權。這就是一院制的議會，並且這個議會（即國民大會）就是全國的最高威權。

假若中國的政治能按照以上的三階級往前發展！我認爲是實現總理的真正民主政治（即憲政）的康莊大道。我們現在的國民參政會就是獲得將來真正民主政治之碩果的根芽，所以我欲大聲喚起國人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注意，並希望政府當局及參政員諸公善用之！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於中大

祝世康

貨，也跟着飛漲，增加了二三倍至四五倍。使得一般靠固定薪水的人們，感受生活的困難。幸當局已注意到此事，組織了一個評價委員會。但物價上漲，根本是一個經濟問題，不像理想的那樣簡單，應當對於上漲的原因和調整的方法，詳加研究。

關於物價上漲的原因，照著者的觀察，有幾個最大的原因。第一便是生產不足。因爲西南各省根本上沒有脫離手工業時代，現在工業毫無基礎，平時對於農產品的產量，本來是「靠天吃飯」，倘雨量失調，便鬧着飢荒。至於



工業品方面可說是大部份靠沿海各省及國外來供給。自戰事爆發以後，不生產的人口，驟然激增，而生產的農工和運輸工人又因徵發壯丁，忽而減少。致貨物的需要數量雖增加，而供給的數量，却不能隨時加添。求過於供，物價自然上漲了。第二便是交通困難。川黔諸省的運輸，本來靠長江為唯一的工具。現在長江下遊，已被敵人所截斷，致貨物的來源阻塞，後方的生產既供不應求，而外省的接濟，又無法通行，貨物的價格，自然不得不上漲。第三便是商人的操縱。一般商人在抗戰爆發之初，看見後方的交通，要發生問題，便大量屯積貨物，無形中激起需要，使物價開始上漲，至漢口失陷以後，商人乘需要增加來源斷絕之時便高抬市價，奇貨可居。故在過去一年中一般銀行與商店因屯積貨物，而發國難財者，正大有人在。以數萬元之投資而可獲利數十萬元。物價之增漲，自然更加迅速了。第四便是外匯之統制。我國統制外匯，本為防止資金外流，維持法幣基金，在抗戰時期應有的措置。但在上海及香港發生了黑市場的匯率，以致商人運輸進口貨的成本，為之提高，反應到物價方面。因為這幾個原因，物價飛漲便不可遏抑了。

### 三、

後方的物價如長此繼續增高，既對於國民生計和軍事需要上有很大的關係，自應設法防止。平抑的方法可分積極與消極二種。所謂積極的方法，便是增加生產。因為物

價上漲的根本原因，還是後方的生產量，不敷需求，一般遷移到後方的人們，大都是不事生產的消費者，並且原有的生產工人又受到應徵壯丁的影響，故應改善抽調壯丁辦法，對於生產和運輸工人，給予免役證，同時提倡手工業，使農村工業化，動員遊閒階級及婦孺，從事生產，對於原有之工廠鑛場由政府津貼資助，使得充分發展。同時駐紮後方的軍隊和公務員，應實行開墾荒土，以一部份的時間做生產工作。其餘的積極方法，便是疏通運輸。由政府撥出資金一二百萬元，在重慶設立大規模的運輸公司。對於日用必需品及工業原料由滇緬路滇昆路，運輸進口，並將豬鬃桐油藥材生絲等運輸出口，俾交通上的困難問題，得以解決。

至於消極的方法，便是調查必需品的上漲情形，以及存貨數量，列為平價表，迫令商人出售。在貨物售完之時，即由運輸公司予以接濟，使商人不能操縱居奇，推波助瀾。至於奢侈品則聽其自然趨勢，以免資金外流，再關於外匯之統制，似應嚴厲取締私售大數量之申匯和港匯。俾對外貿易易於統制，不致以可貴之資金在申港二處，購買奢侈品，運銷後方。

### 四、

綜上以觀，後方物價之飛漲，足以造就社會秩序之不安。我們應當從消極與積極方面，同時進行。如照目前評價委員會的辦法，單單強迫商人出售，恐怕有些不合經濟

原理，不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故希望主管當局注意生產和運輸二方面，切實去做，方才能夠釜底抽薪，將這後方物

價問題，根本解決。

X

X

X

## 大時代的鐵路人

李聖三

大時代者何？危急存亡，黑暗與光明劃時間的分界線也。當此時代，為求生存與光明，則必聚集精力，衝過斯線。既衝過矣，還要立定其腳根。保持其精力。邁進而不息。

鐵路人者何？為鐵路而工作，依鐵路而生產，與鐵路共存亡者也。大時代的鐵路人者何？當在危急存亡黑暗與光明的分界線，以其為鐵路而工作，依鐵路而生活，與鐵路共存，聚集精力，衝過斯線；既衝過矣，還要立定其腳根。保持其精力。邁進而不息者也。

為鐵路而工作，必須知道鐵路，能作鐵路；忠於鐵路；三者配合為一，以完成其為鐵路人。知道鐵路，屬於知識範圍。普通者如：鐵路經濟，鐵路組織，鐵路財政，鐵路行政，鐵路工程，鐵路設備，鐵路管理，鐵路運輸，鐵路營業，鐵路材料，鐵路會計以及國外鐵路之新趨勢等。專業者如：計劃定線，材料管理，橋梁建築，機車設計，機車修養，站務管理，車輛調度，車輛編配，事變防止，營業設計，運價制定，貨物分等，國內聯運，國外聯運，人事管理，工作分析，工作配合，債務整理，及會計統計

等。普通者，為鐵路人應俱備之常識。專業者，為其對執業上精到之專學。苟即此而不知，何以言能？不成其為鐵政人矣。能作鐵路者，言就其所知，而配以經驗，能為鐵路工作者也。知而不能，等於無知。然知而未必即能；且鐵路工作，性隸專門；故必須配以經驗。忠於鐵路者，言盡心於鐵路；盡力於鐵路也。不然者，雖有其知；雖有其能；則何益矣。故三者配合，以完成其為鐵路人。不然者，則於鐵路無與也。

此常時之鐵路人也。其在大時代中，猶為未足。當在危急存亡黑暗與光明的分界線，為求生存與光明，則必於其應任工作以外，並盡其求生存與光明之努力。所謂與鐵路共存亡也。與鐵路共存亡，非坐言而己也；是必有與共存亡之能力而後可，七七以還，鐵路之淪者，達千五百餘公里。（註一）在此六千五百餘公里路線上服務之員工，約十二萬人。（註二）夫此十二萬之員工，抱與鐵路共存亡之志者，非無人也。委而去之者何也？雖曰命令撤退，蓋亦徒有其志，而無其能也。夫此十二萬員工之死於鐵路者，不知凡幾。然而無抵抗之死，死之恨矣。何也？無抵抗

之能也。暴敵之肆虐正熾。員工之碧血未乾。大時代之鐵路人，應知所警惕矣。夫與鐵路共存亡之能力者何？曰鐵路人軍隊化是已。必也攻守之術，搏鬥之技，與標準軍士同其精練，必也鐵路戰線。車站營壘。道房碉堡。巡路放哨。進則與鐵路共進，退則與鐵路同走。夫如是而後可以與鐵路共存亡。鐵路存而後可以為鐵路而工作，依鐵路而生活。大時代中之鐵路人，應如是也。大時代後之鐵路人，應如是也。

無鐵路之知能，而食於鐵路，鐵路所以敗也。不數百公里之路線，而護警常至數千。鐵路不能自衛，而多兵以

## 西北回教譚

本文所謂西北，大體上是指甘肅，寧夏和青海說的。有時，也說到陝西和綏遠。新疆雖在西北佔一極大的區域，因為我沒有到過，所以無從說起。關於西北回教，我在西北旅行時曾筆記了一些材料。但這些材料現在都不在手頭，以下完全是憑記憶寫出來的。如有錯誤，請讀者指教。

西北回教，較國內別處為盛。信徒較多，禮拜寺較多，有學問的阿衡也較多。過去的回教著作家，如金陵底劉智和雲南底馬復初，在著作之先，必到西北訪問宿學。現在的回教學人欲深造者，也大半是到西北去。在河北、山

為衛，虛糜國家之精力，駕成本以病商旅，東西所未見，鐵路之恥也。然而往者已矣！劃代隔世，不深論矣。今者鐵路需人，限年齡以招考。朽腐於以屏絕，一大進步也。然為當茲大時代中與夫大時代後計之，猶為未足。因作斯議。

註一、張嘉璈「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數字。中央週刊第一卷第二十一二期合刊。頁十四。

註二、按鐵路每公里平均員司三·三八人職工一四·一〇人計算。

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於觀音峽

白壽彝

東、河南一帶的回教人，一說起「西北底多司弟（弟兄）」，馬上就會喚起一種嚴肅和虔誠的想像。這略可見西北回教在中國回教中地位的重要。

西北各省回教徒底數目，沒有詳細的統計。最近有人估計，說甘肅有四百萬回教徒，青海有二百五十萬回教徒，寧夏有一百萬回教徒，陝西有四百萬回教徒，綏遠有八十萬回教徒。如依這個估計，以上各省應該共有一千二百三十萬回教徒。但這個估計，去事實恐怕太遠。據最近青海編制保甲的結果，青海全省人數不過百萬左右。寧夏，據二十六年度官方統計，全省人口不過八十餘萬。綏遠的

縣份雖較寧夏爲多，但如薩拉齊、清水河、托克托等處，居民稀少，號稱商業重地包頭五原，也並沒有多少人，綏遠那裏會有八十萬的回教徒呢？依我們所見到的推測，甯夏和青海底回教徒與非回教徒約各居半數，兩者當各有回教徒二十萬左右。綏遠底回教徒差不多全是來自河北、山西、甘肅、陝西和山東，最多也不過有二十萬人。甘肅和陝西人煙較密，回教在這兩省傳佈的歷史也很久，而且這兩省底回教徒聚居的地方多半是商業發達及土地肥沃的地方，回教徒底人數自然要多得多，如果說甘肅和陝西各有回教徒四百萬，也許相當可信。依這個估計，以上各省的回教徒當在九百萬左右。這一個估計和上述的一個估計，人口數相差到三百五十萬。這個估計，當然也並不可靠，但與事實的距離總比較地近些。

九百萬數字的統計，也許使一些人覺到西北回教徒在整個西北人民中並不佔據最多的數目。是的，事實上，西北回教徒在整個西北人民中現在原不佔據最多的數目，但最重要的現象却不是現在回教徒數目多少的問題，而是西北回教徒之生命力量底充實問題。我們讀過關係清代西北動盪的書的人，應該知道，在愛新覺羅氏政治勢力之下，西北數次變亂之後，回教徒之死者當在二三百萬人以上，其生者恐也不過三四百萬。而這些生者，差不多又都是家屬離散，產業被沒收的人。自左宗棠平西，到現在，不過六十年，西北回教徒底數目已然發展到九百萬，生殖力的強

大已很夠驚人。另外，西北回教徒底生產力也很厚。歷次變亂後，回教徒底財產雖已沒有了甚麼，但六十年底經營，他們的經濟地位已然日就提高。我們到過甯夏的人，親眼在靈武金積縣境，看見黃河兩岸底不同景象。在黃河東岸的，田地是修理得整整齊齊，房屋是收拾得乾乾淨淨，人是精神飽滿，滿面紅光，在西岸的，正相反，田疇不齊，房屋破敗，人是面黃肌瘦。東岸住的是回回，西岸住的是非回回。相形之下，使人感到回教徒經營的魄力。不甯夏如此，甘肅青海底重要貿易，如羊毛業，如與番人間的各種貿易，回教徒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抗戰以前，綏遠與新疆間的貿易也差不多是在回教徒底手裏，新綏間的長途汽車上，非回回的乘客是很少的。生殖力底強大和生產力底富厚，證實西北回教徒生命力量之充實。這不是蒙人所可比擬，番人所可比擬，以及所謂漢人所可比擬的。

西北回教徒所以有這樣充實的生命力，有好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宗教上的。西北回教底戒律嚴厲，凡屬教徒一概不准吸煙喝酒。鴉片在西北的禍害雖烈，但西北底回教徒却並未陷入這個禍害的陷阱。西北底回教徒有不少種植鴉片和販賣鴉片的，但他們只是供給人家去吸，他們却毫不嘗試，他們從鴉片得到的，是經濟上的利益，向不是生理上的病態。只此一端，已經使他們的體魄強大，活力充盈，而非鴉片的非回教徒所能望其項背。此外，更加上回教注重飲食衛生和沐浴。禽獸之病死者，用棍棒打死

者，用繩子勒死者，以及形狀奇異非習見之物，概不入口，這不知要減少多少不必有的病疾。回教徒因每日五次禮拜的關係，必須按照規定，每日作一次以至五次的局部沐浴。每次性交之後，必須週身沐浴一次。在習慣上，雖未性交，每隔七日的週身沐浴總是常常舉行的。這種習慣是不愛沐浴的一般西北人所沒有的。像在蒙藏人中間所流行的花柳病及別種皮膚病，因為這種清潔的習慣，在西北的回教徒中間是很難看到的。以上兩點，更是西北回教徒在生理健康上佔有優勢的保障。另外，回教是信仰前定的，認為一切禍福都已經上帝注定，人們不必規避，也無從規避。這種信念，給予西北回教徒以許多冒險的勇氣，使他們在所經營的事實上有些無限邁進的勇氣。第二個原因，是政治上的。西北回教徒在清季備受壓抑之後，除了幾個特殊的例外，一般地對政治上的出路已經絕望，對一般教育文化事業，尤其是當時的華文教育及科學教育，也已失掉了興趣。他們的精力只集中在兩點，一點是研究教義，勵行教規，另一點便是從事農業的及商業的生產。回教徒在西北經濟地位之所以優越，大半是集中精力來經營的結果。第三個原因，是遺傳習慣上的。西北回教徒一般地習於騎術和射擊術，相沿已久。甯夏一帶的回教兒童，能夠用雙手發石子射鳥，十可九中。這種尚武精神也大大地足以增強西北回教徒生命力之充實。這一優點，西北回教徒還在繼續加強地發揮。所以就人口而論，他們在西北

雖僅居於次多的地位，但他們的能力，在當前局勢下，實居於保衛西北工作中的中堅。

西北回教，大體上是分爲三派：舊派、新派、新新派。舊派，是自回教入西北後相沿下來的一派。這派與國內別處的舊派一樣，在經典、禮拜、齋戒、課施，朝覲各方面，都沒有甚麼特異之點，只是在婚喪及別的事情上混了不少的中國風俗而已。這派分明受波斯人的影響。在一般慣用的語言中，如沐浴曰「阿布得司」，禮拜曰「乃媽子」，教師曰「阿衡」，都不是阿拉伯語，向是波斯語。禮拜時，所誦古蘭及讚詞雖都是阿拉伯文，但在開始禮拜，禮拜者陳述自己的意見時，則完全用的是波斯文。這派歷史最久，信徒的人數也最多。

新派有四大門宦之分：者黑里耶，胡菲耶，鳴得雷耶，庫夫雷耶。四者之中，者黑里耶最發達，信徒底人數最多。者黑里耶創始的情形不詳。現在我們只知道，它之公開宣傳始於馬明新，明新雖因遭官方之嫉視，被斬首於蘭州城上，但明新底徒衆却從此更多，而第二次的甘肅從起，這次亂事平後，這派底勢力並沒有消滅。到了明新底孫子馬元章的時候，者黑里耶底勢力大張。他的徒衆不只於西北各地，並且遠及於黑龍江、河北、河南、山東、江蘇等處。新疆南部底回教徒屬於這一門宦的也很多，南疆底回部王公對於元章也很尊敬，民國初年南疆將要爆發的戰事曾因元章一言而定。元章能詩能書，善於政治上的酬

酢，並且還經營有大規模的商業。元章在近代西北人物傳上，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外人之談西北者，稱之為初期的西北五馬之一。者黑里耶在這樣一個人物底領導之下，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發展。現在者黑里耶在西北的中心區域，有甘肅之沙溝張家川等處，及甯夏底金積板橋。現在的負責者，如馬仲雅，如馬進西，均能不墮前業，有時且加以改進。但如就整個者黑里耶看來，較之元章時，似乎不免差一點了。者黑里耶以外的三派，也均在西北有相當力量，但可惜我所知太少，不能一一加以敘述。

新派與舊派之不同，最重要的是新派教主權威之特別大。舊派底組織以禮拜寺為單位，禮拜寺與禮拜寺之間也不必有甚麼聯絡。禮拜寺之大者，有以媽目，有二師傅，有三師傅，以世襲者為多，但也不完全是世襲；這都是掌理寺院行政的。另外還有阿衡，是經聘請而來，有任期的。禮拜寺規模之小者，往往只聘請一個阿衡，而無以媽目等名稱。新派底組織，每一門宦都有它整個的系統，都有它的教主。每一門宦雖也有許多的道堂或禮拜寺，但這些道堂或禮拜寺都統屬於本門宦底教主。舊派底阿衡，地位本來已經夠高了，普通都被稱作阿衡爺。但阿衡爺不過是受人尊敬而已，他與一般教民總還是敵體的，沒有甚麼階級之分；而且他是受聘而來，如聘約已滿，他也只好捨此而去。新派的教主則不然。一般教民對於他的命令有絕對遵從的義務。教民見了他，須行隆重的禮節。他的宗教地

位之高，決非舊派中的阿衡所可比擬的。教主是由世襲而來。當初各門宦僅各有一教主。老教主死後，如有數子，則後來有大教主二教主等之稱，或稱為大爺二爺等；各人所屬的教民自稱為「教下」，稱教主為「老人家」。

新新派，自稱為遵經派。這一派最重要的作法，是要「遵經革俗」。他們是要按照回教教法經上所規定的各種教律來實行，而把中國回教中所摻入的各種不常有的陋俗革掉。這一派底創始者是馬果園。果園甘肅臨夏人，似生清同治年間，現在才死了數年。果園天分甚高，而秉情誠懇。二十歲時，已任阿衡，收學徒。後至麥加朝天房，留阿拉伯數年，得有機會誦習各項經典，並與當地學者往返研究。果園讀經愈多，愈感覺中國回教徒素日所奉行者缺憾太多，遂有移家阿拉伯的意思。但他的阿拉伯朋友勸他回國，說回去改革陋俗，正是他的責任，他不應該獨善其身地在阿拉伯住下去。他回國後，開始在臨夏宣佈他的主張，他馬上得到了一些同情者，但同時却得到了更多更多的反對者。他經過了不斷的奮鬥，而且還遭到了幾次生命的危險，名聲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主張底傳佈也愈來愈廣。晚年，經青海當局底邀請，駐在西甯東大寺主持教務，他的主張更得到了實行的機會，他的德品之高尙激動了更多數人底心。我在西甯時，許多西甯人告訴我：「果園老人家後來越發老了，每一個聚禮日（回教禮拜日）只到寺裏一次。當他從家裏出來，街上的同教人看見，都遠遠地站

起來。等到果園走過，便都跟在後面。這樣，一直等他到了寺裏。他到寺裏了，跟着他來禮拜的人也把這個寺填滿了。」果園底這種偉大的感動力，是他的主張成功的最好保障。到了現在，整個的青海省回教徒都完全屬於這一個教派。而且它的勢力並伸漲於全中國各處有回教徒的地方，它是一天一天地在發展着。

近年，西北回民教育也有相當的發展。綏遠有回部小學之設。陝西有回坊小學之設。甯夏設有雲亭師範學校，係由馬少雲獨力創辦。近聞甯夏更有訓練全省阿衡的組織。甘肅方面，教育廳專為回教徒開設的特種小學已有若干所，馬少雲在他的故鄉臨夏創辦雲亭小學也有好幾所，近並進行籌備中學，甘教廳近特設第四科，聞其主要職務即為關於回民教育的工作。北平西北公學去年在蘭州設分校，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也於去年遷至平涼。青海方面，進展得最快，現在青海已有回民小學一百餘所，分佈全省各縣。更有完全中學一所，設於西甯；校址寬宏，課室及宿舍可容一千六百餘人。這是整個西北規模最大的一個中學，這個中學及這些小學都直轄於青海回民教育俱樂部（？）  
，經費完全歸馬子香籌措，管理的方式則為軍隊化，學生底服裝飲食課業各費均歸學校負擔，所收學生並不專限於回教徒。

西北回民教育最困難的問題，約有兩個：一個是教材問題，一個是教師問題，而教育經費問題則還比較地不最

重要。這兩個問題，本來是西北教育底整個問題，而不專限於回民教育，但在回民教育底範圍內更有它特殊的困難。在教材方面，回民底中小學總設有阿拉伯文或回教教義等科目；從一個回教徒應有的立場以及西北回教徒底實在心理說，這是絕對的需要。但以我見到聽到的情形說，這兩個科目在全部課程中往往是最不精彩的科目，教材底本身既然都是大抵陳舊，這兩個科目與別的科目也往往不發生任何的關聯，這在教育價值上說，不能不說是極大的缺憾。在教師方面，回教學校總是要求有教學能力而同時對教義有相當理解的人；只具第一條件的人本來就不多，兼具兩個條件的就更少了。如何改進阿拉伯文及教義的課程，使其產生預期的教育上的效果，以及如何培植適應這種教育的師資，這是西北回民教育底當前兩大問題，而且恐怕是在最近短時間內所難解決的問題。

西北底回教著述，過去有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寫成的，但數量也不多。現在的有學問的西北阿衡，如虎嵩山阿衡，如夏布阿衡，如優努斯阿衡，如果園老人。幾位少君等，都還未見他們有著述出來。

西北底回教刊物，過去青海有崑崙，已經停刊。甘肅臨夏雲亭小學有校刊，甘肅民國日報有回教週刊，現均已久不見到。原在南京出版的回教青年月報，去年遷至蘭州，聞由石覺民主持。此外，當尚有多種小型刊物，不過因交通阻梗，未易得到消息耳。（在南京創辦的頗具規模的

突編月刊，主持者頗多青海人。最近該刊移至重慶出版，主編者高文遠，仍為青海人也。不過此刊未在西北出版，未便列入西北刊物中。

關於西北回教，當然可談者甚多。但我所記得的有限，只能寫出這些。以後有機會，再談吧。

## 明穆宗病逝經過軼聞

陶元珍

### 一、明實錄所記穆宗病逝經過

（隆慶六年閏二月丁卯）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先是上病瘍，自春及夏，久不御門。及擇日開講，期輒中改。外庭見謂朝講希闊，而聖體實未平，惟上心亦以為久居內，欲出視事。乃以是日出，疾益甚，遽還。文武大臣各上疏起居，有旨令安心辦事。（明穆宗實錄）

（癸酉）以聖躬不豫，遣成國公朱希忠祭南郊，英國公張溶祭北郊，駙馬許從成祭太廟，彰武伯楊炳祭社稷。（同上）

（庚辰）上詔諭禮部：「朕體已安，尚須靜養數日，其傳示諸司官，各用心辦事，不得怠玩。（同上）」

（五月丙午）上不豫至增劇，百官上疏起居。（同上）

（己酉）上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於左。拱等跪於御榻

下。命宣顧命，「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領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同上）

（庚戌）上崩于乾清宮。翌日發喪。頒遺詔曰，「朕以涼德，繼奉不圖，君主萬方，於茲六載，夙夜兢兢，圖惟化理，惟恕有孤先帝付託。乃今遽疾彌篤，殆不能與。夫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自古聖賢，其孰能免？惟是繼體得人，神器有主，朕即棄世，亦復何憾。皇太子聰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成憲，講學親賢，節用愛人，以綿宗社無疆之祚。內外文武羣臣，協心輔佐，共保靈長，斯朕志畢矣。其喪禮悉遵先帝遺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是寄，不可輒離本國。各處鎮守巡撫總兵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員，嚴固封疆，安撫軍民，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



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及各布政司七品以下衙門，俱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之。（同上）

## 二

張敬修等撰文忠公行實云：「一日，先帝視朝，忽起走，語且嚙。太師偕司禮監馮公扶持還宮，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飲泣不能止，既出，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張文忠公全集附錄）以下接敘神宗即位後事，一若穆宗臨朝疾作旋即崩逝，然據實錄所記，穆宗先已患瘍，自臨朝疾作還宮後，臥病數月始崩，敬修等所述，殊嫌簡略。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七張居正傳上云：「上一日甫視朝，忽馳而下，且躓於陸間。第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語且不了了。居正與拱趨而掖之起，還宮，即不豫者月餘矣。羣臣日詣闕問安，而上方臥，蹶然興，肩輿至內閣。居正與拱驚出俯伏，上摘之起，而持拱臂仰天氣逆結久之，始云：『祖宗法壞且盡，奈何！』亦復不了了，而持拱扶步且至乾清宮門，始復謂：『第還閣，別有論。』明日寂然。」案據實錄穆宗視朝疾作還宮後，以迄崩逝，並未復出。嘉靖以來首輔傳記穆宗於疾作後月餘，突至內閣，說拱云云，實不足據，傅維麟明書卷一百五十權臣傳二張居正傳，及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九十二張居正傳

又均沿嘉靖以來首輔傳之妄，茲不具論。

嘉靖以來首輔傳所記穆宗視朝疾作之狀，可與實錄及張文忠公行實參證。行實及首輔傳所記一日穆宗視朝，即實錄所記隆慶六年閏二月丁卯，宗出御皇極門事也，實錄所記穆宗疾作，即行實及首輔傳所記穆宗起走自語事也，是日穆宗殆突發狂，故舉動甚失常度，而史臣及張敬修王世貞輩未敢直言之。曹胤昌司空周友山公傳云：「公諱思敬，字子禮，號友山。略是時頗就公咨時正首務，公曰：『急爰立東宮！』江陵心廷公言，及穆宗染狂疾，躍起執江陵髻，尋仆地，而後知公蚤見撲盲，有以洞日丹之晦侵於瞻所不及。嗣後政府去留，即必密檄公察決。」（光緒麻城縣志卷三十四）胤昌崇禎十七年進士，上距隆萬之際未為甚遠，其記穆宗發狂事，雖係得諸傳聞，究足為明穆宗實錄嘉靖以來首輔傳諸書之旁證已。

偶於北平經昆明寄來簡記中檢得是篇，蓋襲在北平所作，以不甚愜意，迄未刊布，案關於明穆宗發狂之傳說，學人尙鮮道及。茲刊布斯篇於經世，聊供補白，亦以備異聞云。

陸元珍識於小溫泉，

二八，五，十六，

余曾為文於明穆宗願命有所考證，載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手頭無舊報，亦無從取而參考矣。又識。

## 領導宛西自治的別廷芳先生

吳慶辰

現在領導宛西自治的是別香齋(廷芳)先生。自抗戰以來，單讓正規軍作戰假如不能配合民衆武力的話，運動上救護上接濟上以及其他種種，都不能靈活周到；所以在河南組織民衆武力方面，省方成立了省抗敵自衛團司令部，司令由主席兼；各行政督察專員區成立區司令部，司令由專員兼；惟獨宛屬自有中心人物爲千百萬民衆所擁戴，這人物爲誰，就是領導宛西自治的別香齋先生；所以司令一席，不出之於專員，而由別先生來兼任了。

關於宛西自治，我初次聞知時，是讀鄉村自治之理論與實施一書，而只提到了鎮平，提到了創辦自治的彭禹廷先生；對於內鄉，對於別先生，還是一無所聞。後來我有一位中校時代的老師姓馬的，在南陽中校任過教職，因距內鄉甚邇，知道一點；不過他給我的印象，別先生是如何的好殺人，如何的好鋤人；此次國難逃到河南來，又聽到宛西的人民如何有組織，如何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甚至昔日攻擊別先生的閻官達客，也都搬家到內鄉求別先生的保護；別先生在我腦筋裏，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我實在是漠漠糊糊，一時不敢爲之臆定！

好了，幸而我參加了教育部河南服務團民訓部，據團部負責人談：該部已經交給別先生來訓練，指導，並分派

工作；因爲教部督學顧石君先生，看到宛西民衆組織的嚴密，在中國是手屈一指，將來在抗戰上，一定能發揮極大的作用；所以先派到內鄉來一番見習的工夫，好把內鄉組織民衆的優點學來，然後推廣於他處；接近別先生的機會，可說到了！我也就耐心的在南陽等了半個月，等足五人編爲一小隊，然後纔出發到內鄉，當時民訓部全體同人，已奉別先生的命令，到天明寺宛西聯立鄉村師範學校實驗區，見習保甲組織；所以到內鄉城後，又轉赴天明寺，好趕緊的參加這見習的工作。

到天明寺後，適別先生因六區朱專員電約赴南陽，又一時未得仰瞻豐采，借聆教訓，遺憾不止！因此迫切的欲見別先生的面，也與時俱增。二十七年五月三日午前，別先生突由南陽返天明寺，聞訊之後，不勝狂喜！大家也就準備着去迎接。大約在午前九時吧！我從鄉師禹廷院出來，驟然聽到嗚嗚的汽車聲，就趕緊的往外跑；跑到校門口外，全體同人，已經在門外東邊排成一隊，靜悄悄的佇候汽車到來。汽車開到門前即行停止，別先生自車上跳下，與隊長稍事寒暄後，即與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感謝歡迎之意，那是如何的親切！

這次是第一次見別先生的面；老早以前就聽到別先生

如何在宛西剿土匪，如何整人，剿人，并如何的努力辦自治；由此揣測別先生，不是一位封建主，就是一位桓桓武夫，或是一位像貌堂堂的政治家；但一見之下，才知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鄉中長者，十分的帶有老農的體態；這與我的揣測，是如何的逕庭啊！

別公入校稍事休息後，隊長即行進謁，表示敬仰之意，并報告月來見習之經過，隨即請示以後的工作；別先生即於此時，指定下午與諸位全人談話。這次訓話大意；除詳述內鄉保甲組織外，又把五種證講述了一遍；獲得了不少的經驗。月餘之後，自南陽編查保甲歸來，又承別公邀宴一次；暑期間趁其閒暇，又請為講述沼河，改地植樹的經驗，以及個人奮鬥的經過，謀面的機會，幾乎每日都有；對於別先生的一切一切，可以說得到了一個澈底的瞭解，對於內鄉自治辦法，也有進一步的觀察。

別先生的身世，有大清楚；據別先生講述個人奮鬥的經過時，說：『前在私塾跟一位鄉中老儒讀四書；當十九歲的時候，父母病故，子遺一身。家務沒人照顧，只得離開學屋，在家中務農，家中有頃把地，到也富足；夏秋忙時到田間耕種，冬季閒暇，就到山中出坡，即是打獵。』別先生對於打獵也有特殊的研究；因為各種動物均出一定的仗，走一定的坡，要因利乘便，而異其捕捉之法，豹子胆大，力大，性情猛烈，用槍直射，多遭反噬；故打此獸，須備槍一，鋪子五六；但結果十人之中，必傷五六。野

豬不喜咬人，亦不出頂坡下坡，但沿坡而行；尾隨其後，俟其回顧，擊之無不命中。獐子狡猾，常在山中人足罕至之處，打法有二；一、為打嚮獐，人數至少為四五十，多至百人；執槍者在山頂；其餘在下吶喊，逼獐竄至頂嶺而擊之。二、為口叉，一人用石攏坡，獐子驚起後，即臥倒假睡；一人裝農夫，視獐行走之方向，而唱曰：『獐大哥已經起來，向左去，或向右去』，驅其走向坐仗者的方向，而擊之。說的頭頭是道，像個打獵的老手。可見別先生對於任何事情，都是特別的用心，特別的加了一番深刻的研究。

自清朝末年起，內鄉的土匪就漸漸的增多起來。當地人稱土匪為刀客，到處燒殺搶劫，別先生看到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就拿打獵的心情與技術，用到剿匪上。匪與地痞都有聯絡，甚至與縣中紳士都有勾結；若上邊沒有官方的命令，往往殺死一個土匪，沒有相當證據，地痞土劣反從後挑撥匪的戚屬，使之控告，積年累月，不能結案。

有一次，省方來了命令，叫各縣清鄉。內鄉遵令成立的清鄉局，把別先生住的一區交給別公負責。別先生命令在握，想把附近土匪一齊聚殲；就先藏其命令揚言說：『前次剿匪遭了申斥，以後回家安心務農，不再幹了！』土匪聞訊，相率回家；遂於一夜之間，率了壯在丹水七峪一帶，捕殺潛匪百餘人，死尸縱橫街頭。殺罷天已將曙，適縣長周長文巡查至村，問其事；別先生就將土匪名冊呈報

，并說：『附近還有潛匪很多』；周縣長遂囑令迅速續剿；乃於吃飯稍息之後，又跑到陽城捕殺數十人。將附近潛匪，來了一次痛剿，痛殺，壞人幾乎爲之絕跡。這次剿匪，事前既奉有命令，當時縣長到場，又下有口諭，匪的家屬未敢控告，還算便易，

別先生深受禮義之教，疾匪如仇，即無上峯命令，亦常見匪戕殺之，民國四年十月間，土匪遍野，每有匪警，附近居民多先逃至別公處，求保護，別公當時築有老虎寨，土匪覬覦已久，視如眼中釘，時欲拔去。壞人薛仲陳願，欲安插黨於寨內，藉以探聽別公動靜，遂向別公表示，說：『土匪趙祥等十餘人，誓願改爲良民，安分守己，不再爲搶匪，敢爲之請』。別先生乘機提出守寨之人，想找幾位幹員，薛陳就將趙祥等薦舉，乃許與寨內各戶商安後，再備酒去請。寨人不之其意初多反對，別公強之。待酒酣令土匪分處入睡後，立派某等幾人至某處，捕某匪，某等幾人至某處捕某匪，盡捕趙祥等十人殺之；又派數人至薛陳二人之家一併捕殺之。一舉盡殲，痛快淋漓，可謂已極！彼此固屬同床異夢，而計殺率匪不爲所謀，亦別先生前後一貫的政策。所以別先生當時仇人很多，至夜間不敢安然睡覺，僅持槍枕刀，仰臥樑頭，以防仇人向屋內打黑槍。走路不敢查行，甚至過村亦由房屋之背，以防仇敵自門窗內向外狙擊。在路上遇見行人，即舉槍對準，待過去後，再背槍上肩。槍常上子彈，保險機紐半掩，一動就可

開火。其疾惡如仇，爲仇人所恨的情形，由此可見一般！

因殺匪被匪人親屬控告，往往上控至開封高等法院，省政府；有時需要親自跑到開封打官司。不敢路過南陽許昌大路，只得自己單身穿過廬氏之八百里伏牛高山，繞道洛陽；深夜爬行，艱苦可說備嘗了！民國三年，甘縣長初接事，天寶寨主乘甘某不悉縣中實情的時候，突控別公。別先生知丹水匪人王景魁與該寨主相勾結，急控王於縣。王被拘捕，天寶寨主亦隨之潛逃無蹤。王後多事賄賂得被保出；控事亦隨之而寢。清鄉局放匪，區長通匪，巨匪劉五侯楊寶三等大桿，又復熾盛起來！各地混亂異常，不得已，別公赴省控告。省派委員受賄袒護，又連委員呈控，再派員查辦，委員到縣又受賄賂，真僞不能大白，不得不憤然返籍了。到民國四年，匪人攻破清頭寨，內鄉越發混亂，省派南陽田軍門移節來剿。田受仇人紋銀八百兩，向省捏控別先生爲內鄉匪首。凡所燒殺焚掠都由別公主持；所以別公不得不潛自由洛赴汴，控田通匪縱匪殃民之狀。省批嚴詞駁斥，幸內鄉有人寓書報告內鄉盜匪情形，述有孫光乾者在排場店爲匪殘殺等數事，於是附信又控，直駁田軍門等稱內鄉匪平之謬，此事總算緩和了。前後三四年，往返開封內鄉間，錢財精神，耗費不少。且法院開庭，推事五人並坐，不問事實如何，只要人證物證；但退庭之後，誰送的贓銀多，誰就勝訴；諸如此類，經年不能結一案。所以別先生對於法律，也有一番特殊的見解。

土豪劣紳交互擾亂之外，還有形似土匪的軍隊騷擾，弄得縣中越發混亂了！如前述的田軍門即其一例。到民國十五年以後，騷擾愈甚。如：樊老二部下魏寶慶收編土匪二千餘來內駐紮，馬文德收編西平土匪李慶彪部。其他國民一軍二軍，交互過境，在內時常火併。且土匪收編，往往二三私自到村勒索，不得已，令村民砍殺之，因之稍戢，內鄉軍隊，就在這軍匪交擾之下，漸漸的樹立起來！迨成一個龐大的武力後，各雜牌軍隊，又企圖收編，擴大自己的勢力。不是給一個旅長司令的名義，就是借驗查烙印為名收繳槍械；又得妥為交涉，應付，不為所欺，不然早已為其解決了。

別公初起時，只有五枝槍，十里之內剿之無匪。歸併後秦增槍數十枝，漸剿數十里內無匪。等到與迴車傳團長合作，又驟增百餘枝槍，纔能戡平一方。直至十八年，這土匪軍警交互騷擾的情況，才算結束了！在這百難中，別先生總算是度過了，勝利了！但這勝利的到來，別公只有一個密訣；這個密訣，是：「辦地方事，一、有心力，二、有毅力，三、有武力，缺一不可成功。其中幾死者不知道有多少次，只斤斤於生命財產，絕無現今的成功與希望。凡是遇見便國利民的事，不管官府與豪劣的阻撓，該作

即作，一切犧牲，再所不惜」。別公的成功，也就是實踐這一密訣得來的。

內鄉土匪之多，出人意表。只就民三言之：南一區有王家廣等三百餘人，南二區有孫天堂龐大蓋等，南三區有趙老妖等，東二區有劉筱箕郭四東家等，東三區有王銘范金翅薛兆麟等，東四區有伍鳳山王世二等，北三區有艾松年姜鳴玉等，北四區有伍和尚，西一區有龐雲興，西二區有劉五侯與孫作標等；其餘如中區，東一區，北一區，與北二區，則均零星散匪。大股上千，上萬，小者亦數百數十；當時出門五里，不被搶劫，咸都認為怪事。到了黑夜，焚燒火光，彼此相望，不敢灌救。人民在這戮掠紛擾中，入夜不跑至田間稼禾中隱藏，就都躲到山巔，築寨以居。當時全縣大寨一共七十有二，不被土匪攻陷者，只有赤眉城龍鳳寨老虎寨西峽口等七寨而已，股之最大者，為王太，約有萬餘人。頃鎮內浙三縣之軍隊，始能以重創；人民方能免於奸淫屠戮。上面的敘述，實不及別先生口說者百分之一，其奠定自治的艱難，可想而知！因有上述的經歷，別先生雖未常學，而已陶冶成一個兼軍、兼政、兼農的完全人才，一個模範標準的地方領袖。【未完】

## 一個智勇的士兵

劉星燦

昨天本軍(一零七)馬師(六三二)李團由焦作狼穴裏跑回一位便衣偵探，就是鄭學明同志，由他這次逃回的經過情形看來，真有不少令人可欽可敬的地方，作者以不願埋沒了這位智勇兼全的鄭同志，特將事蹟用拙筆介紹出來，想讀者看過一定也要感到無限的興奮的。

### 一、下山刺探

鄭學明同志，是本軍馬師李團三連的一位一等兵，他曾經參加過幾次抵抗暴日侵略的戰爭，都能建立特奇的功績，前日部隊開到博愛(豫北道清路極西端的一縣)北山之後，連長以他平素很能幹，特派他下山去李封偵探敵情，李封是博愛東十餘里的一個車站，在這前方戰爭緊急的時候，敵人自然是要對於行人加意防範盤查的，但鄭同志却不顧慮這麼多，奉到命令後，毫不猶豫的就下山去負起刺探敵情的工作。

### 二、被捕經過

鄭同志下山走到半路，就遇着一羣放哨的獸兵，前頭的兩個先來盤查，鄭同志很沉着用「下山販貨」的話向他瞞混，結果費了數十分鐘的糾纏才得過去。前行沒多遠，又遇着二十多個狼一般的獸兵，說話舉動都是怪頭怪腦的非常粗野，經過了半天的盤查，好像是發現鄭同志有甚

麼可疑的地方一樣，無論說甚麼，總是不相信，結果就不論分說的把我們那忠勇的鄭同志綁起來，並且痛打了一頓，用火車押送到博愛的敵軍司令部，由此可見敵人暴行的一般了。

到博愛已是那天下午七點多鐘，敵會聽說捉住了大龐軍的間諜，很嚴重的就立即帶到裏面去審訊。以為由此可以審去點我軍的實情，這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根本把主義打錯了。

「你是做什麼的」敵會大模大樣裝腔作調的問。

「我是山上的小販」鄭同志裝去老百姓的神態回答。

「你帶了多少錢出來給我……」敵會很急怒的又問。

「我帶了四十多塊錢，都被他們(指綁他的哨兵)掏去了……」鄭同志很可憐的回答。

「你不要胡說，你有幾個腦袋……」敵會一邊說一邊就把鄭同志的帽子掀掉地下。

「哦！你是中央大龐軍，死的死的……殺……殺……」敵會繼續的說。這時鄭同志因帽子被敵會打掉，心中憤氣突然填胸，但又不能發作，只得仰制了一下，仍裝出老百姓的口吻，竭力辯護他自己不是軍隊，而是老百姓，但敵會那裏肯信呢？

「快把大廳軍的實在情形說出來不然非娶你這命不行……」敵會大聲恐嚇着說。

但是鄭同志無論威嚇利誘始終不肯承認，敵會無法，就命兩個獸兵把鄭同志推出來，帶到敵人的衛兵所去看押，快到衛兵所門口，一個獸兵現出很得意高傲的樣子對鄭同志說：「不怕你不承認，明天就送你回老家去……」同時並拿戰刀在他脖子上比試了一下，把這「威武不屈高貴不淫」的鄭同志推進門內了，此時鄭同志那裏曾把生死觀念放在心裏呢，可以說任何東西，都不足以動他的心啊。

### 三、計脫狼穴

自鄭同志被捕之後，他心裏就算定此去若不用計逃脫，斷無生還之理，及經敵會審過，他一看二個獸兵要綁他，他就背起手來，好像很慷慨的樣子，實際上他却緊緊的握着兩個拳頭，使所有的肌肉，都極度的膨脹起來，等到獸兵挪綁之後，才把拳頭鬆開，恢復了肌肉的原狀，這樣不但不感到捆綁的痛苦，而兩隻手腕却還能自由轉動，這是鄭同志的第一次的暗施巧計，進了衛兵所，他便作出一種瞌睡形態，其實他乃是閉着眼睛等機會，使看守着他的兩個獸兵漸漸的鬆懈了對他的監視和注意，而他却不斷的偷眼注視看守他那兩個獸兵的行動，十二點鐘以後，獸兵換了崗班，一個進門不久就抱着槍靠着椅子睡着了，那一個却在桌子前面整理子彈盒，最後他把子彈留下了四排放在桌下箱子裏，也照樣的呼呼睡着了。

### 四、奪械回營

鄭同志眼看着看守的兩個獸兵都睡着了，自己心裏盤算着說「時間到了，機會到了」這時不準備尚待何時」於是他就慢慢的抽脫了手上綁的倍股絲，解開了腳上捆的繩鎖，然後看看兩個獸兵仍在甜睡，才輕輕的掀開掉下箱蓋，把那個該死獸兵所放的子彈取去來插在懷裏，再看兩個獸兵仍在睡着不醒，遂挺起身來勇猛的向他一撲，就把那三八式獸槍一支奪在手中，很迅速的碰碰兩槍，就把兩個狗頭送回扶桑二島了，這時那裏邊床上還有一個死睡的獸兵，碰碰兩槍，也驚不醒他那迷夢，鄭同志那時很想把他一起結果了，只怕誤時過久，反有不便，才止住殺的念頭，大叉步衝出了狼穴，一氣跑過了幾個轉灣的胡同，真教發怔不知方向的衛兵連屁也聞不上了，到了第二天的上午這位可敬可慕的鄭同志背着一技嶄新的三八式帶蓋鋼鎗，便榮歸了本防。

同志同胞們！由這次鄭同志的被捕與脫險情形，可以推出中華民族畢竟是有辦法不會滅亡，並且將來一定會走上民族復興的大道上，同時再看那看守鄭同志的兩個獸兵，可知現在日本士氣的不振，與上下作事的敷衍了，世界上從沒有頹唐敷衍的民族發榮滋長，發奮圖存的民族被人滅亡，看那！敵人崩潰就在眼前，光明勝利，已向我們招手，同志同胞們！加緊努力，爭取我們的最後勝利吧！

五月三日晚於晉城柳樹口

熱血忠魂集

王俊傑

工作，安五、張子開全家殉難。淪陷後，這裏敵人的第一步。地方，正神名張之開前清舉人，都為好鄉人。地，敵，打聽出，與除害，學自然認明是再好，沒有所。最，敬，人，是，這，一，人，自，深，去，張，兒，子。詞，對，了，人，計，不，人，誘，說，又，用，是，嚇，手，開，去，張，兒，子。張，子，開，仍，是，無，動，於，中。他，如，不，出，後，威，把，人，始，終，得，不，到，張，子，開。

西行草

孤軍

寄懷常燕生。停車誰為泥征塵。秋盡山城暫側身。猿鶴呼風思舊侶。目歌行樂失芳晨。難教宵寐能通曉。漸覺冬寒欲換春。英詩人 Shelley 作風歌，末一行有句 M...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我國抗戰年餘常有苦盡甘來之日。

拙詩「冬寒欲換春」一句，此物此志也。結習尙餘文字。樓臺燈火望樓望。依舊笙歌醉夢中。隔座衣香春滿語。工。極目一星看似月。徘徊心緒竟誰同。

編輯後記

在多事的五月裏，敵人狂炸重慶，印刷業奉令疏散，以改本期的稿件，遲至一月以後才能出版，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想讀者必能體諒，謹此致歉！孟雲橋先生是政治理論家，他的見解，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國民參政會不是代議制，但可作為代議制的先河，孟雲橋先生是政治理論家，他的見解，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在此，後方的物價問題，報紙屢有討論，迄今未見有何效果，當局所成立的評價委員會，還不知幹了些什麼事？建議，都是切實的。可借此文寫成時，早到刻才得刊印出來！政府應有良策以限制之才好。祝世康先生的素的主張，希望當局以此為中心，研究回教史先生有年，對近代史有特殊的造詣，此一段軼聞，絕非空泛之論。足見其治學方法之謹嚴了。投稿述宛西的民衆組織，很得讀者歡迎，今又介紹領導宛西自治的別先生的平生，想讀者更當以先生為快也。投述宛西的民衆組織，很得讀者歡迎，今又介紹領導宛西自治的別先生的平生，想雄逼行伍，勝利還成問題麼？

